

新鐫
碧巖集

從卷六
至卷拾

下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90

2

20

15

10

5

早稻田
圖書館

佛果

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六

丁松文庫

垂示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不落階級。又無摸索。且道放行。卽是。把住。卽是。到這裏。若有一絲毫解路。猶滯言詮。尚拘機境。盡是依草附木。直饒便到獨脫處。未免萬里望鄉關。還構得麼。若未構得。且只理會箇現成公案。試舉看。

舉雪峰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作什麼。一峰見來。以手托庵門。放

身出云。是什麼。鬼眼睛。無孔。箇僧亦云。是什麼。泥彈子。毘拍。峯低

頭歸庵。爛泥裏。有刺。如龍。無口。似僧後到巖頭。也。須是問過。如頭

問什麼處來。敗也。須是作家始得。這漢性往。納僧云。嶺南來。傳得什

息。也。須是通箇。消頭云。曾到雪峯麼。劫破了。多時。僧云。曾到。實。頭

什麼。却好。鼻孔。了也。打。失僧云。他無語。低頭歸庵。道。他。是。什麼。你。且。頭云。

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白浪滔天。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

159D-2

010190596716

雪老何兒伴不必須也須粉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已
不時賊過正賊去了頭云何不早問好與撒倒也僧云未敢容易這本是
這僧哭穿鼻孔停囚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
長智已是兩重公案囚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
漫天要識末後句只這是賺殺一船人我也不

大凡扶豎宗教須是辨箇當機知進退是非明殺活擒縱若忽眼目
迷黎麻羅到處逢問便問逢答便答殊不知鼻孔在別人手裏只如
雪峯巖頭同參德山此僧參雪峯見解只到恁麼處及乎見巖頭亦
不曾成得一事虛煩他二老宿一問一答一擒一縱直至如今天下
人成節角誚訛分踈不下且道節角誚訛在什麼處雪峯雖遍歷諸
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懸一板有人過敲板一下頭云你過那邊遂從
蘆葦間舞棹而出雪峯歸嶺南住庵這僧亦是久參底人雪峯見來
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如今有底恁麼問着便去他語下咬

嚼這僧亦怪也只向他道是什麼峯低頭歸庵往往喚作無語會去
也這僧便摸索不着有底道雪峯被這僧一問直得無語歸庵殊不
知雪峯意有毒害處雪峯雖得便勾爭奈藏身露影這僧後辭雪峯
持此公案令巖頭判既到彼巖頭問什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
到雪峯麼若要見雪峯只此一問也好急着眼看僧云曾到頭云有
何言句此語亦不空過這僧不曉只管逐他語脉轉頭云他道什麼
僧云他低頭無語歸庵這僧殊不知巖頭着草鞋在他肚皮裏行幾
回了也巖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
奈雪老何巖頭也是扶強不扶弱這僧依舊黑漫漫地不分緇素懷
一肚皮疑真箇道雪峯不會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巖頭云何不
早問這老漢計較生也僧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
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巖頭太煞不惜眉毛諸人畢竟作
麼生會雪峯在德山會下作飯頭一日齋晚德山托鉢下至法堂峯

云鐘未鳴鼓未響。這老漢托鉢向什麼處去。山無語低頭歸。方丈雪
 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至方丈問
 云。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語。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頭於僧
 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他何。雖然
 如是。只得三年。此公案中。如雪峰見德山無語。將謂得便宜。殊不知
 着賊了也。蓋爲他曾着賊來。後來亦解做賊。所以古人道。末後一句
 始到牢關。有者道。巖頭勝雪峯。則錯會了也。巖頭常用此機。示衆云。明
 眼漢沒窠臼。却物爲上。逐物爲下。這末後句。設便親見祖師來也。理會不得。德
 山齋晚。老子自捧鉢下法堂去。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雪
 竇拈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
 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知得昨日與今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
 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自古及今。公案萬別千差。如荆棘林相
 似。你若透得去。天下人不奈何。三世諸佛。立在下風。你若透不得。巖
 頭道。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只這一句。自然有出身處。
 雪竇頌云。

末後句已在言前將謂爲君說舌頭無尾有尾無頭明暗雙雙底

時節葛藤老漢如牛無角似同條生也共相知是何種族彼此沒

向秦不同條死還殊絕你鼻子爲什麼在別人手裏還殊絕還

南北東西歸去來在脚下猶帶五色線夜滾同看千巖雪猶較

末後句爲君說雪竇頌此末後句他意極有落草相爲頌則煞頌只

頌毛彩些子若要透見也未在更敢開口便道明暗雙雙底時節

與你開一綫路亦與你一句打殺了也未後更與你注解只如招慶

一日問羅山云巖頭道恁麼恁麼不恁麼意旨如何羅山召

云大師師應諾山云雙明亦雙暗慶禮謝而去三日後又問前日蒙

和尚垂慈只是看不破。山云：盡情向你道了也。慶云：和尚是把火行。山云：若恁麼據大師疑處問將來。慶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同生亦同死。慶當時禮謝而去。後有僧問招慶：同生亦同死時如何。慶云：合取狗口。僧云：大師收取口喫飯。其僧却來問羅山云：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末後句正是這箇道理。羅山會下有僧便用這箇意致問招慶。慶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東勝身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也知心。心相知眼眼相照。同條生也則猶易見。不同條死也還殊絕。釋迦達磨也摸索不着。南北東西歸去來。有些子好境界。夜深同看千巖雪。且道是雙明雙暗。是同條生是同條死。具眼衲僧試甄別看。

舉僧問趙州：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約。也是有人來拈虎鬚。州云：汝只見略約。且不見石橋。僧云：如何是石橋。漢賣身去也。

來也。果然州云：渡驢渡馬。

無一細打說。直得盡大地人。

約實若切。

趙州有石橋。蓋李膺造也。至今天下有名。略約者。即是獨木橋也。其僧故意減他威光。問他道：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約。趙州便道：汝只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據他問處也。只是平常說話相似。趙州用去釣他。這僧果然上釣。隨後便問：如何是石橋。州云：渡驢渡馬。不妨言中自有出身處。趙州不似臨濟德山行棒行喝。他只以言句殺活。這公案好好看來。只是尋常鬪機鋒相似。雖然如是。也不妨難湊泊。一曰：與首座看石橋。州乃問首座：是什麼人造座。云：李膺造。州云：造時向什麼處下手。座無對。州云：尋常說石橋問着下手處。也不知。又一日：州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善知識。為什麼有塵。州云：外來底。又問：清淨伽藍。為什麼有塵。州云：又有一點也。又僧問：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不問這箇。道問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趙州偏用此機。他到平實安穩處。為人更不傷鋒犯手。自然孤峻。用得此機甚妙。雪竇

頌云

翠巖集卷六

四

具葉堂藏

孤危不立道方高須是到這田地始得言入海還須釣巨鼈坐斷
不通凡聖。蝦蟇蚌。不足問。堪笑同時灌溪老也。有恁麼人。曾恁
大丈夫。漢不可兩。兩三三三。機開底解云劈箭亦徒勞。則似。是。則。未。是。

孤危不立道方高。雪竇頌趙州尋常為人處。不立玄妙。不立孤危。不
似諸方道。打破虛空。擊碎須彌。海底生塵。須彌鼓浪。方稱他祖師之
道。所以雪竇道。孤危不立道方高。壁立萬仞。顯佛法奇特靈驗。雖然
孤危峭峻。不如不立孤危。但平常自然轉轉地。不立而自立。不高
而自高。機出孤危。方見玄妙。所以雪竇云。入海還須釣巨鼈。看他具
眼宗師等閑。垂一語。用一機。不釣蝦蟇螺蚌。直釣巨鼈。也不妨是作
家。此一句用顯。前面公案。堪笑同時灌溪老。不見僧問灌溪。久響灌
溪。及乎到來。只見箇漚麻池。溪云。汝只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僧云。
如何是灌溪。溪云。劈箭急。又僧問黃龍。久響黃龍。及乎到來。只見箇

赤斑蛇。龍云。子只見赤斑蛇。且不見黃龍。僧云。如何是黃龍。龍云。拖
拖地。僧云。忽遇金翅鳥。來時如何。龍云。性命難存。僧云。恁麼則遭他
食噉法也。龍云。謝子供養。此總是立孤危。是則也是。不免費力。終不
如趙州尋常用底。所以雪竇道。解云。劈箭亦徒勞。只如灌溪黃龍。即
且致趙州云。渡驢渡馬。又作麼生。會試辨看。

垂示云。徧界不截。全機獨露。觸途無滯。着着有出身之機。句下無私。
頭頭有殺人之意。且道古人。畢竟向什麼處休歇。試舉看。

舉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兩箇落草。漢草裏。大師云。
是什麼。和尚合知。這老。丈云。野鴨子。鼻孔已。在別人手裏。只管大

師云。什麼處去也。前箭猶輕。後箭深。第丈云。飛過去也。後。轉。帶。面。

過。大師遂扭百丈鼻頭。裏。父母所生。鼻孔却在別人手裏。忍痛聲
只在這裏。還識痛痒麼。大師云。何曾飛去。莫。騙人好。這老漢。元來
子得麼。還識痛痒麼。大師云。何曾飛去。只在鬼窟裏。活計。

皇嚴集卷六

正眼觀來。却是百丈具正。因馬大師無風起浪。諸人要與佛祖為師。

參取百丈要自收不了。參取馬祖大師看他古人二六時中未嘗不在箇裏。百丈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南昌乃傾心依附二十年為侍者。及至再參於喝下方始大悟。而今有者道本無悟處。作箇悟門建立此事若恁麼見解。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不見古人道源不深者流不長智不大者見不遠。若用作建立會佛法豈到如今看他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大師豈不知是野鴨子。為什麼却恁麼問。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百丈只管隨他後走馬祖遂扭他鼻孔。丈作忍痛聲。馬祖云。何曾飛去。百丈便省。而今有底錯會。纔問着便作忍痛聲。且喜跳不出。宗師家為人須為教徹。見他不會不免傷鋒犯手。只要教他明此事。所以道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馬祖當時若不扭住。只成世諦流布也。須是逢境遇緣宛轉教歸自己。十二時中無空缺處。謂之性地明白。若只依草附木認箇驢前馬後。有何用處。看他馬祖百丈恁麼用。雖似昭昭靈靈。却不

不任在昭昭靈靈處。百丈作忍痛聲。若恁麼見去。徧界不藏頭頭成現。所以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馬祖次日陞堂衆纔集百丈出卷却拜。馬祖便下座。歸方丈次問百丈。我適來上堂未曾說法。你為什麼便卷却。馬祖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祖云。你昨日向甚處畱心。丈云。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云。你深知今日事。丈乃作禮却歸侍者寮。哭同事侍者問云。你哭作什麼。丈云。你去問取和尚侍者。遂去問馬祖。祖云。你去問取他看。侍者却歸寮問百丈。丈却呵呵大笑。侍者云。你適來哭而今為什麼却笑。丈云。我適來哭。如今却笑。看他悟後阿轆轤地。羅籠不住。自然玲瓏雪竇頌云。

野鴨子成羣作隊。知何許用。馬祖見來相共語打葛藤有。
說箇什麼獨有。話盡山雲海月情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依前不
馬祖識箇俊底。會還飛去飛過什麼處去。欲飛去鼻孔在別人手裏已。却把住
老婆心切。道道什麼處去。道什麼處去。道什麼處去。道什麼處去。
更道什麼。道道什麼處去。道什麼處去。道什麼處去。道什麼處去。

雪竇劈頭便頌道野鴨子知何許且道有多少馬祖見來相共語此頌馬祖問百丈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語盡山雲海月情頌再問百丈什麼處去馬大師為他意旨自然脫體百丈依前不會却道飛過去也兩重蹉過欲飛去却把住雪竇據款結案又云道道此是雪竇轉身處且道作麼生道若作忍痛聲則錯若不作忍痛聲又作麼生會雪竇雖然頌得甚妙爭奈也跳不出

垂示云透出生死撥轉機關等閑截鐵斬釘隨處蓋天蓋地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誠舉者

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不可也道東西禪探竿影僧云西禪果然可

當時好與門云西禪近白有何言句欲舉恐驚和尚深辨來僧展

兩手家敗了也勾賊破門打一掌打快便難逢僧云某甲話在待

要翻款那却似有門却展兩手龍駕與青僧無語惜可門便打不可

此棒合是雲門哭何故當斷不返招其亂鬧

雲門問這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這箇是當面話如閃電相似門云近日有何言句也只是平常說話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却倒去驗雲門便展兩手若是尋常人遭此一驗便見手忙脚亂他雲門有石火電光之機便打一掌僧云打即故是爭奈某甲話在這僧有轉身處所以雲門放開却展兩手其僧無語門便打看他雲門自是作家行一步知一步落處會瞻前亦解顧後不失蹤由這僧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頌云

虎頭虎尾一時收殺人刀活人劍須是這僧凜凜威風四百州斷

天下人舌頭却問不知何太嶮不可言如瞎棒雪竇元來師云放

過一着若不放過又作麼生盡天下

雪竇頌得此話極易會大意只頌雲門機鋒所以道虎頭虎尾一時收古人云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雪竇只據款結案愛雲門會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僧展兩手門便打是據虎頭雲門展兩手

僧無語門又打。是收虎尾。頭尾齊收。眼似流星。自然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得凜凜威風。四百州直得盡大地世界風颯颯地。却問不知何太驗。不妨有驗處。雪竇云。放過一着。且道如今不放過時。又作麼生。盡大地人。總須喫棒。如今禪和子。總道等他展手時。也還他本分草料。似則也。似是則未是。雲門不可只恁麼教你休。也須別有事在。垂示云。穩密全真。當頭取證。涉流轉物。直下承當。向擊石火閃電光中。坐斷誦訛。於據虎頭。收虎尾。壁立千仞。則且置。放一線道。還有為人處也。無試舉看。

五十五 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云。生邪。死邪。道什麼。好在兩

頭。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源云。為什麼不

道。果然。過了也。吾云。不道。不道。箭。猶。輕。後。箭。深。回。至。中。路。惺。惺。源云。

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却較些子。罕逢穿耳客。多

漢入地。獄如箭。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再。三。須。重。事。就。身。打。劫。這。源便

打。好。打。且。道。打。他。作。什。麼。後。道。吾。遷。化。源。到。石。霜。舉。似。前。話。和。源

不知。是。不。是。霜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

什麼。不道。道。雖。一。般。意。無。兩。種。且。霜云。不道。不道。天。上。天。下。曹。溪

限。平。人。源。於。言。下。有。省。胸。山。僧。好。源。一。日。將。鐵。子。於。法。堂。上。從。東

過西。從西過東。莫。問。他。且。看。這。漢。一。場。懺。懺。氣。霜云。作。什。麼。隨。後

也。源云。竟先師靈骨。不。慎。當。初。你。道。什。麼。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

天。竟什麼。先師靈骨。成。詳。作。隊。作。什。麼。雪。竇。着。語。云。蒼。天。蒼。天

本。淫。生。賊。過。後。張。源云。正。好。着。力。道。且。道。落。在。什。麼。處。先。師。曾。向。你

引。好。與。一。坑。埋。却。源云。正。好。着。力。道。且。道。落。在。什。麼。處。先。師。曾。向。你

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棺。木。云。生。邪。死。邪。吾。曰。句。下。便。入。得

言下便知歸。只這便是透脫。生死底關鍵。其或未然。往往當頭蹉過。

看他古人行住坐臥。不妨以此事為念。纔至人家。弔慰漸源。便拍棺

問道。吾云。生邪。死邪。道吾不移易。一絲毫對他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漸源當面蹉過。逐他語句走。更云。爲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吾可謂赤心片片。將錯就錯。源猶自不惺惺。回至中路。又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這漢識什麼好惡。所謂好心不得好報。道吾依舊老婆心切。更向他道打。卽任打道。卽不道。源便打。雖然如是。却是他贏得一籌。道吾恁麼血滴滴地。爲他漸源得恁麼不瞥地道。吾旣被他打。遂向漸源云。汝且去。恐院中知事探得。與你作禍。密遣漸源出去。道吾忒煞傷慈。源後來至一小院。開行者誦觀音經云。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而爲說法。忽然大悟云。我當時錯怪先師。爭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古人道。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有底情解道。道吾云。不道不道。便是道了也。喚作打背翻筋斗。教人摸索不着。若恁麼會作麼生。得平穩去。若腳踏實地。不隔一絲毫。不見七賢女。遊屐隨林。遂指屐問云。屐在這裏。人在什麼處。大姊云。作麼作麼。一衆齊證無生法。忍且道。有幾箇千箇萬箇。只是一箇。漸源後到石霜。舉前話。石霜依前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什麼不道。霜云。不道不道。他便悟去。一日將鋤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意欲呈已見解。霜果問云。作什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便截斷他脚。跟云。我這裏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他旣是覓先師靈骨。石霜爲什麼却恁麼道。到這裏。若於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處言下薦得。方知自始至終。全機受用。你若作道理。擬議尋思。直是難見。漸源云。正好着力。看他悟後。道得自然。奇特。道吾一片頂骨。如金色。擊時作銅聲。雪竇着語云。蒼天蒼天。其意落在兩邊。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自然。道得穩當。這一落索。一時拈向一邊。且道作麼生。是省要處。作麼生。是着力處。不見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若向不道不道處。透得去。便乃坐斷天下人舌頭。若透不得也。須是自參自悟。不可容易過日。可惜許時光。雪竇頌云。

兔馬有角

可斬。可煞。奇特。

牛羊無角

斬。成。什麼。模樣。

絕毫絕

天上。天下。

惟我獨尊。你向如山如嶽在什麼處。平地起黃金靈骨今猶在却

什麼處。摸一索白浪滔天何處着放過一着。脚跟着不得無

舌頭塞却。咽喉。若向白浪滔天何處着過眼裏耳裏着不得無

處着。果然沒弱深坑隻履西歸曾失却祖禪不。了累及兒孫。打

雪竇偏會下注脚。他是雲門下兒孫。凡一句中具三句底。鉗鎚向難

道處道破。向撥不開。處撥開去。他緊要處。頌出直道。兔馬有角。牛羊

無角。且道。兔馬為什麼有角。牛羊為什麼却無角。若透得前話。始知

雪竇有為人處。有者錯會道。不道便是道。無句是有句。兔馬無角。却

云有角。牛羊有角。却云無角。且得沒交涉。殊不知。古人千變萬化。現

如此神通。只為打破你這精靈鬼窟。若透得去。不消一箇了字。兔馬

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這四句似摩尼寶珠。一顆相似。

雪竇渾淪地吐在你面前了也。末後皆是據款結案。黃金靈骨。今猶

在白浪滔天。何處着此頌。石霜與大原。爭語為什麼。無處着隻履西

歸。曾失却靈龜曳尾。此是雪竇轉身為人處。古人道。他參活句。不參

死句。既是失却他。一火為什麼。却競頭爭。

岳示云。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祖師不曾西來。未嘗以心傳

授。自是時人不了。向外馳求。殊不知自己脚跟下。一段大事。因緣千

聖亦摸索不着。只如今見不見。聞不聞。說不說。知不知。從什麼處得

來。若未能洞達。且向葛藤窟裏會取。試舉看。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不妨奇。猶不山云。放出

關中主看。知。主。山。高。松。山。依。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已。落。第。二。

頭。山云。更待何時。風。行。草。徑。良。云。好。箭。放。不。着。所。在。便。出。待。翻。款。

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即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虎。口。裏。橫。身。逆。水。

良擬議。打。果。然。可。惜。許。着。山。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恁。麼。

良禪客也不妨。是一負戰將。向欽山手裏。左盤右轉。墜鞭閃鞞。未後

良禪客也不妨。是一負戰將。向欽山手裏。左盤右轉。墜鞭閃鞞。未後

良禪客也不妨。是一負戰將。向欽山手裏。左盤右轉。墜鞭閃鞞。未後

良禪客也不妨。是一負戰將。向欽山手裏。左盤右轉。墜鞭閃鞞。未後

碧巖集卷六 真藏堂藏版

可惜許。弓折箭盡。雖然如是。李將軍自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這箇公案。一出一入。一擒一縱。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都不落有。無得失。謂之玄機。稍虧些子。力量便有顛蹶。這僧亦是箇英靈底。納子。致箇問端。不妨驚羣。欽山是作家宗師。便知他問頭落處。鏃者箭鏃也。一箭射透三關時。如何。欽山意道。你射透得。則且置。試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也不妨奇特。欽山云。更待何時。看他恁麼。祇對欽山所問。更無些子空缺處。後頭良禪客却道。好箭放不着。所在拂袖便出。欽山纔見他恁麼道。便喚云。且來。關黎良禪客果然把不住。便回首。欽山擒住云。一鏃破三關。則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良禪議。欽山便打七棒。更隨後與他念一道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如今禪和子。盡道爲什麼。不打八下。又不打六下。只打七下。不然。等他問道。試與欽山發箭。看便打。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在這箇公案。須是宵襟裏。不懷些子道理計較。超出語言之外。方能有一句下。

破三關。及有放箭處。若存是之與非。卒摸索不着。當時僧。若是箇漢。欽山也大驗。他既不能行。此令不免倒行。且道關中主。畢竟是什麼人。看雪竇頌云。

與君放出關中主。中退也。當頭。後放箭之徒。莫莽鹵。

箇眼兮耳必聾。左眼。右放過。不後。捨箇耳兮。目雙聾。

明箭後路。外漢。見。打。君不見。葛藤。去也。玄沙有言兮。那箇。不。

丈夫先天爲心祖。有。天地。世界。已前。在。什麼。處。安。身。立。命。

此頌數句。取歸宗頌中語。歸宗昔日因作此頌。號曰歸宗。宗門中謂之宗旨之說。後來同安聞之云。良公善能發箭。要且不解中的。有僧便問如何得中的。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後有僧舉似欽山。山云。良公若恁麼也。未免得欽山日。雖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雪竇道與君放出關中主。開眼也。着合眼也。着有形無形。盡斬爲三段。放箭之徒。

莫莽鹵若善能放箭則不莽鹵若不善放則莽鹵可知取箇眼兮耳必聾捨箇耳兮目雙聾且道取箇眼爲什麼却耳聾捨箇耳爲什麼却雙聾此語無取捨方能透得若有取捨則難見可憐一鏃破三關的的分明箭後路良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欽山云放出關中主看乃至末後同安公案盡是箭後路畢竟作麼生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爲心祖尋常以心爲祖宗極則這裏爲什麼却於天地未生已前猶爲此心之祖若識破這箇時節方識得關中主的分明箭後路若要中的箭後分明有路且道作麼生是箭後路也須是自着精彩始得大丈夫先天爲心祖玄沙常以此語示衆此乃是歸宗有此頌雪竇誤用爲玄沙語如今參學者若以此心爲祖宗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會在若是大丈夫漢心猶是兒孫天地未分已是第二頭且道正當恁麼時作麼生是先天地

垂示云未透得已前一似銀山鐵壁及乎透得了自己元來是鐵壁

銀山或有人問且作麼生但向他道若向箇裏露得一機言得一境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未爲分外苟或未然看取古人樣子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這鐵蒺藜人多

人疑着在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平地上一時穿却金剛鑿鐵券僧

云此猶是揀擇也果然隨他轉了州云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山裂

僧無語放你三十棒直 **音** 式夜切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三祖信心銘劈頭便道這兩句有多少人錯會何故至道本無難亦無不難只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也未夢見在趙州常以此語問人這僧將此語倒去問他若向語上覓此僧却驚天動地若不在語句上又且如何更參三十年這箇些子關捩子須是轉得始解將虎鬚也須是本分手段始得這僧也不顧危亡敢將虎鬚便道此猶是揀擇趙州劈口便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若問着別底便見脚忙手亂爭奈這老漢是作家向

動不得處動。向轉不得處轉。你若透得。一切惡毒言句。乃至千差萬狀。世間戲論。皆是醍醐上味。若到着實處。方見趙州赤心片片。田庫奴。乃福唐人鄉語。罵人似無意智。相似這僧道。此猶是揀擇。趙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宗師眼目。須至恁麼。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雪竇頌云。

似海之深。是什麼度量淵源難測也。未得一半在。如山之固。什麼人撼得。猶在半途。蚊蟲弄空。

裏猛風。牠有恁麼底。果然不自量。螻蟻撼於鐵柱。同坑無異土。且得沒交涉。鬧黎與他同參。

揀擇。什麼水河頭賣道。當軒布鼓。已在言前。一坑埋却。如麻似粟。打云塞却你咽喉。

雪竇注兩句云。似海之深。如山之固。僧云。此猶是揀擇。雪竇道。這僧一似蚊蟲。弄空裏猛風。螻蟻撼於鐵柱。雪竇賞他膽大。何故。此是上頭人用底。他敢恁麼道。趙州亦不放他。便云。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豈不是猛風鐵柱。揀兮擇兮。當軒布鼓。雪竇未後提起。教活若識得。明白十分。你自將來了也。何故不見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是故當軒布鼓。

當軒布鼓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疑人處。踏著。疑人處。踏著。疑人處。踏著。

胡孫喫毛蟲。蚊子在。莫以已妨人。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踈不下。如語直。

趙州平生。不行棒喝。用得過於棒喝。這僧問得來也。甚奇怪。若不是趙州也。難答伊。蓋趙州是作家。只向伊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踈不下。問處壁立千仞。答處亦不輕他。只恁麼會。直是當頭。若不會。且莫作道理計較。不見投子。宗道者在雪竇會。下作書記。雪竇令參。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竇問他。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意作麼生。宗云。畜生。畜生。後隱居投子。凡云住持。將袈裟裹草鞋。與經文。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宗云。袈裟裹草鞋。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宗云。赤脚下桐城。所以道。獻佛不在香多。若透得脫去。縱奪在我。既是一問一答。歷歷現成。為什麼趙州却道分踈不下。且道是時人窠窟。

否趙州在窠窟裏答他在窠窟外答他須知此事不在言句上或有箇漢徹骨徹髓信得及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頌云

象王嘔呻富貴中之富貴誰人獅子哮吼作家百獸無味

之談相馬饒你接背鐵碾子相似有什麼咬嚼處誰知別有好思量

塞斷人口相睡饒你發水南北東西有麼有麼天上蒼夫烏飛兔走自古

自今時活埋

趙州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似象王嘔呻獅子哮吼無

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烏飛兔走雪竇若無末後句何處更有

雪竇來既是烏飛兔走且道趙州雪竇山僧畢竟落在什麼處

垂示云該天括地越聖超凡百草頭上指出涅槃妙心于戈叢裏點

定納僧命詠且道承箇什麼人恩力使得恁麼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再運前來道什纔有語言是揀

擇滿口和尙如何為人老漢因州云何不引盡這語賊是小人智

賊賊僧云某甲只念到這裏兩箇弄泥團漢逢着州云只這至

道無難唯嫌揀擇畢竟由這老漢被他

趙州道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擒縱殺活得

恁麼自在諸方皆謂趙州有逸羣之辯趙州尋常示衆有此一篇云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

汝等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云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云我

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既得禮

拜了退後來這僧只拈他罽罽處去問他問得也不妨奇持爭奈只

是心行若是別人奈何他不得爭奈趙州是作家便道何不引盡這

語這僧也會轉身吐氣便道某甲只念到這裏一似安排相似趙州

隨聲拈起便答不須計較古人謂之相續也大難他辨龍蛇別休咎

還他本分作家趙州換却這僧眼睛不犯鋒鏑不着計較自然恰好

你喚作有句也不得喚作無句也不得喚作不有不無句也不得離

四句絕百非。何故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急着眼看。方見。若或擬議躊躇。不免喪身失命。雪竇頌云。

水灑不着。說什麼大深處。生。風吹不入。如虛空相似。硬剝。虎步龍

行。他家得自在。鬼號神泣。大衆掩耳。草偃風行。同參。頭長三尺。知是誰

者。見麼。見麼。相對無言。獨足。豈。隨。放。過。即。不。可。便。打。

水灑不着。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無你啗啄處。此四句頌趙

州答話。大似龍馳虎驟。這僧只得一場懨懨。非但這僧直得鬼也號

神也。泣風行草偃。相似末後兩句。可謂一子親得頭長三尺。知是誰

相對無言。獨足。豈不見僧問古德。如何是佛。古德云。頭長三尺。頸長

二寸。雪竇引用。未審諸人還識麼。山僧也不識。雪竇一時脫體。畫却

趙州真箇在裏了也。諸人須子細着眼看。

垂示云。諸佛衆生本來無異。山河自己寧有等差。爲什麼却渾成兩

邊去也。若能撥轉話頭。坐斷要津。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盡大地不

消一捏。且作麼生。是撥轉話頭處。試舉看。

十六舉雲門以拄杖示衆云。點化在臨時。殺人刀。活拄杖。子化爲龍。何

地甚處得來。作。週。遮。用。化。吞。却。乾。坤。了。也。天。下。無。僧。性。命。不。存。還。碍。着。咽。山。河。大

只如雲門道。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若

道有則瞎。若道無則死。還見雲門爲人處麼。還我拄杖子來。如今人

不會他雲門獨露處。却道。卽色明心。附物顯理。且如釋迦老子四十

九年說法。不可不知此議論。何故。更用拈花。迦葉微笑。這老漢便搽

胡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更何必單傳心印。

諸人既是祖師門下客。還明得單傳底心麼。胃中若有一物。山河大

地縱然現前。胃中若無一物。外則了無絲毫。說什麼理與智冥境與

神會。何故。一會一切會。一明一切明。長沙道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

從前認識神。無量却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忽若打破陰界。身

心一如身外無餘。猶未得一半在。說什麼。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古人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且道是那箇。一塵若識得。這一塵。便識得。拄杖子。纔拈起。拄杖子。便見縱橫妙用。恁麼說話。早是葛藤了也。何況更化爲龍慶藏主云。五千四十八卷。還曾有恁麼說話麼。雲門每向拄杖處。拈掇全機。大用活潑潑地。爲人。芭蕉示衆云。衲僧巴鼻。盡在拄杖頭上。永嘉亦云。不是標形。虛事禱。如來寶杖親蹤跡。如來昔於然燈佛時。布髮掩泥。以待彼佛。然燈曰。此處當建梵刹。時有一天子。遂標一莖草云。建梵刹。竟諸人。且道這箇消息。從那裏得來。祖師道棒頭取證。喝下承當。且道承當箇什麼。忽有人問。如何是拄杖子。莫是打筋斗麼。莫是撫掌一下麼。總是弄精魂。且喜沒交涉。雪竇頌云。

禱 音馳

拄杖子吞乾坤。道什麼。只用打狗。徒說桃花浪奔。撥開向上。不在一箇千聖齊。看也。只是。

片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

人人氣宇如王。自是你拈了也。謝慈悲。

切聞不聞。不免落草。用。

直須灑灑落落。殘羹餽飯。乾坤休更紛紛。

紘紘。頭上。打云。放過。則不可。七十二棒且輕恕。據令而行。願值得。

僧一百五十難放君。正令當行。豈可只恁麼了。直饒。師驀拈拄杖

下座。太衆一時走散。雪竇龍頭蛇。又音僕曰乾也。通作暴。

雲門委曲爲人。雪竇截徑爲人。所以撥却化爲龍。不消恁麼道。只是拄杖子吞乾坤。雪竇大意。免人情解。更道徒說桃花浪奔。更不必化爲龍也。蓋禹門有三級浪。每至三月。桃花浪漲。魚能逆水而躍。過浪者。卽化爲龍。雪竇道。縱化爲龍。亦是徒說。燒尾者。不在拈雲攫霧。魚過禹門。自有天火燒其尾。拈雲攫霧而去。雪竇意道。縱化爲龍。亦不在拈雲攫霧也。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清凉疏序云。積行菩薩。尚乃曝腮於龍門。大意明華嚴境界。非小德小智之所造詣。獨如魚過龍門。透不過者。點額而回。困於灰水沙磧中。曝其腮也。雪竇意道。既點

額而回。必喪膽亡。竟枯了也。聞不聞重。下注脚。一時與你掃蕩了也。諸人直須灑灑落落去。休更紛紛紜紜。你若更紛紛紜紜。失却拄杖子了也。七十二棒。且輕恕。雪竇為你捨重從輕。古人道。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如今人錯會。却只算數目。合是七十五棒。為什麼。却只七十二棒。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所以道。此事不在言句中。免後人去穿鑿。雪竇所以引用。直饒真箇灑灑落落。正好與你七十二棒。猶是輕恕。直饒總不如此。一百五十難放。君一時領了也。却更拈拄杖。重重相為。雖然恁麼也。無一箇皮下有血。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六

嶠中書隱鼎刊園悟碧巖錄幸已訖事四方禪友或收得祖庭事苑萬善同歸錄及禪宗文字世罕刊本者幸乞見木當為繕梓以廣禪學此示方便接引之一端也告每舍玉幸甚稟白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七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還他本分宗師。定龍蛇別緇素。須是作家知識。劔刃上論殺活。棒頭上別機宜。則且置。且道。獨據寮中事。一句作麼生。商量試舉看。

舉風穴垂語云。興_主致_兩。若立一塵_{我為法王於法自}。家國興

盛_{不是他}。不立一塵_{神離滅跡失却眼}。家國喪亡_{一切處光明用}。

是他家事。雪竇拈拄杖云。始_{須是壁立千仞}。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_{還我話頭來。雖然如是。要平不平之事。須於雪竇商量始得。}。

只如風穴示眾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且道。立

一塵。即是不立一塵。即是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始得。所以道。設使

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他是臨濟

下尊宿。直下用本分草料。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攀筵。意在立國

安邦。須藉謀臣。猛將。然後麒麟出鳳凰。翔乃太平之祥瑞也。他三家村

裏人爭知有恁麼事。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風颯颯地。野老為什麼。出來謳歌。只為家國喪亡。洞下謂之轉變處。更無佛無衆生。無是無非。無好無惡。絕音響蹤跡。所以道。金屑雖貴。落眼成瞞。又云。金屑眼中。警衣珠法上塵。已靈猶不重。佛祖是何人。七穿八穴。神通妙用。不為奇特。到箇裏。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若更說心說性。說玄說妙。都用不着。何故。他家自有神仙境。南泉示衆云。黃梅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不得他衣鉢。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所以得他衣鉢。又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野老。或擗蹙。或謳歌。且道。作麼生會。且道。他具什麼眼。却恁麼須知。野老門前。別有條章。雪竇雙提了。却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當時若有箇漢。出來道得一句。互為賓主。免得雪竇這老漢。後面自點胷。

野老從教不展眉。三千五百箇人。且圖家國立雄基。太平一曲。行即行。要住即住。盡乾坤大。地是箇。解脫門。你作麼生立。謀臣猛將今何在。有麼。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且莫。

點。萬里清風只自知。旁若無人。教誰掃。地。也是雲。居羅漢。

適來雙提了也。這裏却只拈一邊放一邊。裁長補短。捨重從輕。所以道。野老從教不展眉。我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在。雪竇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一似道。還有謀臣猛將麼。一口吞却一切人了也。所以道。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還有相知者麼。出來一坑埋却。萬里清風只自知。便是雪竇點胷處也。垂示云。以無師智。發無作妙用。以無緣慈。作不請勝友。向一句下有殺有活。於一機中。有縱有擒。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看。

舉雲門示衆云。乾坤之內。土曠人稀。合收不得。宇宙之間。休向鬼窟裏作活計。蹉過了也。中有一寶。在什麼處。光生也。祕在形山。點。拈燈籠向佛殿裏。猶可。將三門來。燈籠上。雲門大師是。即是不妨。諸說。猶較些。雲門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且道。雲門意在釣竿頭。意在燈籠上。此乃肇法師寶藏論數句。雲門拈來示衆。肇公時。

於後秦逍遙園造論。寫維摩經。方知莊老未盡其妙。肇乃禮羅什爲師。又參瓦棺寺跋陀婆羅菩薩。從西天二十七祖處傳心印。來肇深造其堂。輿肇一日遭難。臨刑之時。乞七日假造寶藏論。雲門便拈論中四句示衆。大意云。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界之中。論中語言。皆與宗門說話相符合。不見鏡清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云。理卽如是。事作麼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瞞曹山一人卽得。爭柰諸聖眼。何。清云。若無諸聖眼。爭知不恁麼。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所以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意明人人具足。箇箇圓成。雲門便拈來示衆。已是十分現成。不可更似座主相似。與你注解去。他慈悲更與你下注脚道。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且道。雲門恁麼道。意作麼生。不見古人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又云。卽凡心而見佛心。形山卽是四大五蘊也。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所以道。諸佛在心頭。迷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

識一生休。又道。佛性堂堂顯現。住相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心是本來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有者只認箇昭昭靈靈爲寶。只是不得其用。亦不得其妙。所以動轉不得。開撥不行。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拈燈籠向佛殿裏。若是常情。可測度得。將三門來燈籠上。還測度得麼。雲門與你一時打破情識。意想得失是非了也。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又云。曲水據位。知幾何利刃。弱却令人愛。他道。拈燈籠向佛殿裏。這一句已截斷了也。又將三門來燈籠上。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雲門道。汝若相當去。且覓箇入路。微塵諸佛。在你脚跟下。三藏聖教。在你舌頭上。不如悟去好。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拈面前按山來看。便有僧出問云。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門云。三門爲什麼從這裏過。恐你歎却。遂以手劃一劃云。識得時。是醍醐上味。若識不得。反爲毒藥也。所以

道了了時無可了。玄玄處直須呵。雪竇又拈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掛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着。而今稱僧要見劈脊便棒。看佗本分宗師終不將實法繫綴人。玄沙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雖然恁麼也是靈龜曳尾。雪竇頌云。

看看高着眼用古岸何人把釣竿孤危甚孤危壁立甚壁立
看看什麼眼識玩珠玩珠古岸何人把釣竿賊過後張弓明月蘆花君自見肥莫

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為人處。他向雲門示衆後面兩句便與你下箇注脚云。看看你便作瞠眉瞠眼會。且得沒交涉。古人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徇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若只向瞠眉努眼處坐殺。豈能脫得根塵。雪竇道看看雲門。如古岸把釣竿相似。雲又冉冉水又漫漫。明月映蘆花。蘆花映明月。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何境界。若便直下見得前後只是一句相似。

時 抽庚切直視也

垂示云。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詮不及宜急着眼。若也電轉星飛。便可傾湫倒嶽。衆中莫有辨得底麼。試舉看。

舉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貓兒不是今日合開南泉見遂提起云。

道得即不斬正令當行十方坐斷衆無對可惜放過似如麻泉斬貓兒為兩段過後表引已是不如此盡是弄泥團漢賊

宗師家看他一動一靜。一出一入。且道意旨如何。這斬貓兒話。天下叢林商量浩浩地。有者道提起處便是。有底道在斬處。且得都沒交涉。他若不提起時亦匝匝地作盡道理。殊不知他古人有定乾坤底眼。有定乾坤底劍。你且道畢竟是誰斬貓兒。只如南泉提起云。道得即不斬。當時忽有人道得。且道南泉斬不斬。所以道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其實當時元不斬。此話亦不在斬與不斬處。此事軒知如此分明。不在情塵意見上討。若向情塵意見上

討則辜負南泉去。但向當鋒劔刃上看。是有也得。無也得。不有不無也。得所以。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今人不解變通。只管向語句上走。南泉恁麼提起。不可教人合下得甚語。只要教人自薦。各各自用。自知若不恁麼會。卒摸索不着。雪竇當頭頌云。

兩堂俱是杜禪和。親言出親口。一句撥動煙塵。不奈何。看。你作什。成公案也。賴得南泉能舉令。子。好箇金剛王寶劔。用切泥去也。現

一刀兩段任偏頗。百雜碎。忽有人按住刀看。他。頭。普承切偏也。音坡。

兩堂俱是杜禪和。雪竇不向句下歿。亦不認驢前馬後。有撥轉處。便道撥動煙塵。不奈何。雪竇與南泉把手共行。一句說了也。兩堂首座。沒歇頭處。到處只管撥動煙塵。奈何不得。賴得南泉與他斷這公案。收得淨盡。他爭柰前不構村。後不迭店。所以道。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直下一刀兩段。更不管有偏頗。且道南泉據什麼令。四。舉南泉復舉前話問趙州。始也。須是同心同意。州便脫草鞋於頭上。

戴出泥不免拖南泉云。子若在。恰救得貓兒。唱。相隨。知錯。

趙州乃南泉的。子道頭會尾。舉着便知落處。南泉晚間復舉前話問趙州。州是老作家。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泉云。子若在。却救得貓兒。且道真箇恁麼不恁麼。南泉云。道得即不斬。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趙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佗參活句。不參歿句。日日新時新。千聖移易一絲毫不得。須是運出。自己家珍。方見他全機大用。他道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人多錯會道。趙州權將草鞋作貓兒。有者道待他云。道得即不斬。便戴草鞋出去。自是你斬貓兒。不干我事。且得沒交涉。只是弄精覓。殊不知古人意。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他父子相投。機鋒相合。那箇舉頭。他便會尾。如今學者。不識古人轉處。空去意路上卜度。若要見。但去他南泉趙州轉處。便見好。頌云。

公案圓來問趙州。言猶在耳。不消更斬。長安城裏任閑遊。得恁麼。任麼自在。信手拈來。草鞋頭戴無人會。家風。明頭也。合暗頭也。

合歸到家山即便休脚跟下好與三棒且道過在什麼處只為

奇太

公案圓來問趙州慶藏主道知人結案相似八棒是八棒十三是十三已斷了也却拈來問趙州州是他屋裏人會南泉意旨他是透徹底人望着磕着便轉具本分作家眼腦纔聞舉着剔起便行雪竇道長安城裏任閑遊漏逗不少古人道長安雖樂不是久居又云長安甚鬧我國晏然也須是識機宜別休咎始得草鞋頭戴無人會戴草鞋處這些子雖無許多事所以道唯我能知唯我能證方見得南泉趙州雪竇同得同用處且道而今作麼生會歸到家山即便休什麼處是家山他若不會必不恁麼道他既會且道家山在什麼處便打垂示云無相而形充十虛而方廣無心而應徧利海而不煩舉一明三日機銖兩直得棒如雨點喝似雷奔也未當得向上人行履在且道作麼生是向上人事試看

五六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雖然如是屋裏人也有些子世尊良久者立者皆動他不得外道讚歎云世尊太慈大悲開我

迷雲令我得入轉盤例漢一發便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

證而言得入不妨令人疑着也要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且

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或道無言便是又何

消祖師西來作什麼只如從上來許多公案畢竟如何見其下落這一則公案話會者不少有底喚作良久有底喚作據坐有底喚作默

然不對且喜沒交涉幾曾摸索得着來此事其實不在言句上亦不

離言句中若稍有擬議則千里萬里去也看他外道省悟後方知亦

不在此亦不在彼亦不在是亦不在不是且道是箇什麼天衣懷和

尚頌云維摩不默不良久據坐商量成過咎吹毛匣裏冷光寒外道

天覽皆共手百丈常和尚參法眼眼令看此話法眼一日問你看什

喚什麼作鞭影打一拂子棒頭有眼明
如目要識真金火裏看拾得口喫飯

麼因緣常云外道問佛話眼云你試舉看常擬開口眼云住住你擬
向良久處會那常於言下忽然大悟後示衆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
重歇擬議更思量知君猶未徹翠巖真點芻拈云六合九有青黃赤
白一一交羅外道會四維陀典論自云我是一切智人在處素人論
議他致問端要坐斷釋迦老子舌頭世尊不費纖毫氣力他便省去
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作麼生是大慈大
悲處世尊隻眼通三世外道雙眸貫五天滄山真如拈云外道懷藏
至寶世尊親爲高提森羅顯現萬象歷然且畢竟外道悟箇什麼如
趁狗逼牆至極則無路處他須回來便乃活鱖鱖地若計較是非一
時放下情盡見除自然徹底分明外道去後阿難問佛云外道有何
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後來諸方便道又被風
吹別調中又云龍頭蛇尾什麼處是世尊鞭影什麼處是見鞭影處
雪竇云邪正不分過由鞭影真如云阿難金鐘再擊四衆共聞雖然
如是大似二龍爭珠長他智者威獰雪竇頌云

機輪會未轉在這裏果然轉必兩頭走不落有必落無不東則明

鏡忽臨臺轉破也破也敗也敗也當下分妍醜盡大地是箇解

塵埃退後因思良馬窺鞭影我有拄杖子不消你與

指三下前不構村後不迭店拗折拄杖子向喚得回鳴

機輪會未轉轉必兩頭走機乃千聖靈機輪是從本已來諸人命脉

不見古人道千聖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壁

秦主相如總喪身外道却是把得住作得主未嘗動着何故他道不

問有言不問無言豈不是全機處世尊會看風使帆應病與藥所以

良久全機提起外道全體會去機輪便阿轆轤地轉亦不轉向有亦

不轉向無不落得失不拘凡聖二邊一時坐斷世尊纔良久他便禮

拜如今人多落在無。不然落在有。只管在有無處。兩頭走。雪竇道。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這箇不會動着。只消箇良久。如明鏡臨臺。相似萬象不能逃。其形質。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是什麼處。是外道入處。到這裏。須是箇箇自參自究。自悟自會。始得。便於一切處。行任坐卧。不問高低。一時現成。更不移易。一絲毫纔作計較。有一絲毫道理。即礙塞殺人。更無入作分也。後面頌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當下忽然分妍醜。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盡大地是世尊大慈大悲門戶。你若透得不消一捏。此亦是放開底門戶。不見世尊。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追風之馬。見鞭影而便過千里。教回即回。雪竇意賞他道。若得俊流。方可一撥便轉。一喚便回。若喚得回。便鳴指三下。且道是點破。是撒沙。垂示云。當機觀面。捉陷虎之機。正按傍提。布擒賊之略。明合暗合。雙

放雙收解弄。夾蛇還佗作者。

六六 舉巖頭問僧什麼處來。未開口時。納敗缺了也。穿僧云。西京來。

小賊頭云。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平生不曾做草賊。不懼僧云。收得。

云。師頭落也。頭方見。雖好惡。不見巖頭。呵呵大笑。

巖頭呵呵大笑。盡天下。何欺殺天下。

僧後到雪峰。依前。顛頂。像。這。僧。峰。問。什麼。處。來。

僧云。巖頭來。果然。納。峰。云。有。何。言。句。

僧云。有。何。言。句。免。哭。棒。僧。舉。前。話。

僧云。有。何。言。句。免。哭。棒。僧。舉。前。話。

僧云。有。何。言。句。免。哭。棒。僧。舉。前。話。

僧云。有。何。言。句。免。哭。棒。僧。舉。前。話。

僧云。有。何。言。句。免。哭。棒。僧。舉。前。話。

僧云。有。何。言。句。免。哭。棒。僧。舉。前。話。

僧云。有。何。言。句。免。哭。棒。僧。舉。前。話。

箇因緣有節角誦訛處。此事雖然無得失甚大。雖然無揀擇。到這裏却要具眼揀擇。看他龍牙行脚時。致箇問端。問德山。學人仗鎧。鋤釘。擬取師頭時如何。德山引頸近前云。囚。龍牙云。師頭落也。山便歸方丈。牙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德山當時道什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佗無語則且置。借我德山落底頭來看。牙於言下大悟。遂焚香。迺望德山禮拜懺悔。有僧傳到德山處。德山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來多少時也。救得有什麼用處。這箇公案。與龍牙底一般。德山歸方丈。則暗中最妙。巖頭大笑。他笑中有毒。若有人辨得。天下橫行。這僧當時若辨得出。千古之下。免得檢責於巖頭門下。已是一場蹉過。看他雪峯老人是同參。便知落處。也不與他說破。只打三十棒。趕出院。可以光前絕後。這箇是拈作家衲僧鼻孔。為人底手段。更不與他知之。若何教他自悟。去本分宗師。為人有時籠罩。不教伊出頭。有時放令。死郎當地。却須有出身處。大小大巖頭雪峯。到被箇喫飯禪。

和勸破。只如巖頭道。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諸人且道。這裏台下得什麼語。免得他笑。又免得雪峯行棒。趕出這裏。誦訛。若不曾親證。親悟。縱使口頭快利。至究竟透脫。生歎不得。山僧尋常教人。覷這機關轉處。若擬議。則遠之遠矣。不見投子問鹽平僧云。黃巢過後。收得劍麼。僧以手指地。投子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撲。看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也。不道收得也。不道收不得。與西京僧如隔海在。真如拈云。他古人一箇做頭。一箇做尾。定也。雪竇頌云。

黃巢過後會收劍。孟八郎漢有什麼用。大笑還應作者知。一子親
幾箇不是渠。三山藤且輕恕。同條生同條死。朝三千暮八百。東
儂爭得自由。當初也結案。悔不。慎
得便宜是落便宜。當初也結案。悔不。慎

黃巢過後會收劍。大笑還應作者知。雪竇便頌這僧與巖頭大笑處。這箇些子。天下人摸索不着。且道他笑箇什麼。須是作家方知。這笑中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有殺有活。三山藤且輕恕。頌這僧後到雪

峰面前。這僧依舊莽鹵。峰便據令而行。打三十棒趕出。且道為什麼却如此。你要盡情會這話麼。得便宜是落便宜。

舉梁武帝請傳大士講金剛經。達磨只弟來也。魚行酒肆即不無。老漢老老大。

大作就這大士便於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是直得。火是星。逆散似則似。

武帝愕然。也。教他摸索不着。志公問陛下還會麼。勝黨不向外。情。既。

與三棒。帝云。不會。許。志公云。大士講經竟。和誌公一時與趕出國。

始是作家。兩箇。漢同坑無異土。

梁高祖武帝蕭氏諱衍字叔達立功業以至受齊禪即位後別註五經講議奉黃老甚篤而性至孝一日思得出世之法以報劬勞於是捨道事佛廼受菩薩戒於婁約法師處披佛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以報父母時誌公大士以顯異惑眾繫於獄中誌公乃分身遊化城邑帝一日知之感悟極推重之誌公數行遮護隱顯逮不可測時婺州有大士者居雲黃山手栽二樹謂之雙林自稱當來善慧大士一日修書命弟子上表聞於帝時朝廷以其無君臣之禮不受傳大士將入金陵城中賣魚時武帝或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貧道不能講市中有傳大士者能講此經帝下詔召之入禁中傳大士既至於講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當時便與推轉免見一場狼籍却被誌公云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誌公云大士講經竟也是一人作頭一人作尾誌公恁麼道還夢見傳大士麼一等是弄精魂這箇就中奇特雖是死蛇解弄也活既是講經為甚却不大分為二一如尋常座主道金剛之體堅固物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萬物如此講說方喚作講經雖然如是諸人殊不知傳大士只拈向上關捩子畧露鋒鋷教人知落處直截與你壁立萬仞恰好被誌公不識好惡却云大士講經竟正是好心不得好報如美酒一盞却被誌公以水攪過如一釜羹被誌公將一顆鼠糞污了且道既不是講經畢竟喚作什麼頌云不向雙林寄此身只為他把不住。却於梁土惹埃塵。見端的不風。

風流處也當時不得誌公老作伴底懶兒也是栖栖去國人正好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傳大士與沒板齒老漢。一般相逢。達磨初到金陵。見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魏。武帝舉問誌公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云。不識。誌公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誌公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合國人去他。亦不回。所以雪竇道。當時不得誌公老。也是栖栖去國人。當時若不是誌公。為傳大士出氣也。須是趕出國去。誌公既饒舌。武帝却被他熱瞞。一上雪竇大意道。不須他來。梁土講經揮案。所以道。何不向雙林寄此身。喫粥喫飯。隨分過時。却來梁土。恁麼指注揮案。一下便下座。便是他惹埃塵處。既是要殊勝。則目視雲霄。上不見有佛。下不見有衆生。若論出世邊事。不免灰頭土面。將無作有。將有作無。將是作非。將麤作細。

魚行酒肆。橫拍倒用。教一切人明此箇事。若不恁麼放行。直到彌勒下生也。無一箇半箇。傳大士既是拖泥帶水。賴是有知音。若不得誌公老。幾乎趕出國了。且道。即今在什麼處。垂示云。掀天闢地軸。擒虎兇。辨龍蛇。須是箇活鱖鱖。漢始得。句句相投。機機相應。且從上來。什麼人合恁麼請舉看。

舉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名實相棄聖云。惠寂。此開市裏奪去仰山云。惠寂是我。對各自守聖云。我名惠然。此却守本分仰山呵呵大笑。可謂是箇時節。錦上鋪花。天下人不知落處。何故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一似巖頭笑。又非巖頭笑。一等是笑。為什麼却作兩段。且眼當看。

三聖是臨濟下尊宿。少具出羣作略。有大機有大用。在衆中昂昂藏藏。名聞諸方。後辭臨濟。徧遊淮海。到處叢林。皆以高賓待之。自向北至南方。先造雪峰。便問。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

繁峰往寺莊。路逢彌猴。乃云。這彌猴各各佩一面古鏡。聖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峰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罪過。老僧住持事繁。後至仰山。山極愛其俊利。待之於明窓下。一日有官人來。參仰山。山問官居何位。云。推官。山豎起拂子云。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語。衆人下語。俱不契仰山意。時三聖病在延壽堂。仰山令侍者持此語問之。聖云。和尚有事也。再令侍者問。未審有什麼事。聖云。再犯不容。仰山深肯之。百丈當時以禪板蒲團付黃檗。拄杖拂子付滄山。滄山後付仰山。仰山既大肯。三聖一日辭去。仰山以拄杖拂子付三聖。聖云。某甲已有師。仰山詰其由。乃臨濟的。子也。只如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佗不可不知其名。何故更恁麼問。所以作家要驗人。得知子細。只似等閑問云。汝名什麼。更道無計較。何故。三聖不云。惠然。却道。惠寂。看佗具眼漢。自然不同。三聖恁麼。又不。是顯一向纓旗奪鼓。意在仰山語外。此語不墮常情。難為摸索。這般

漢手段。却活得人。所以道。佗參活句。不參死句。若順常情。則欲人不得。看佗古人。念道如此。用盡精神。始能大悟。既悟了。用時還同未悟時人相似。隨分一言半句。不得落常情。三聖知佗。仰山落處。便向佗道。我名惠寂。仰山要收三聖。三聖倒收仰山。仰山只得就身打劫。道。惠寂是我。是放行處。三聖云。我名惠然。亦是放行。所以雪竇後面頌云。雙收雙放。若為宗。只一句內。一時頌了。仰山呵呵大笑。也有權有實。也有照有用。為佗八面玲瓏。所以用處得大自在。這箇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笑有毒藥。這箇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雪竇頌云。

雙收雙放。若為宗。將知他有人。八面玲瓏。騎虎由來要絕功。是頂上門。上有眼。肘臂下。有符爭。得到這裏。騎則不知何處去。四
妨。只恐你下。不得。不是恁麼人。爭明。恁麼事。笑罷。不知何處去。四
百軍州。竟恁麼人。也難得。言。只應千古動悲風。既是在。什麼處。吐
猶在耳。千古萬古。有清風。言。只應千古動悲風。既是在。什麼處。吐
却動悲風。六。地黑漫漫。

雙收雙放。若為宗。放行互為賓主。仰山云。汝名什麼。聖云。我名惠寂。

是雙放。仰山云：惠寂是我，聖云：我名惠然，是雙收。其實是互換之機。收則大家收，放則大家放。雪竇一時頌盡了也。佗意道：若不收，若不互換，你是你，我是我，都來只四箇字。因甚却於裏頭出沒卷舒？古人道：你若立，我便坐；你若坐，我便立。若也同坐同立，二俱瞎漢。此是雙收雙放，可以為宗。要騎虎由來，要絕功有如此之高風。最上之機，要騎便騎，要下便下。據虎頭亦得收，虎尾亦得。三聖仰山二俱有此之風，笑罷不知何處去。且道：佗笑箇什麼，直得清風凜凜為什麼？末後却道：只應千古動悲風，也是歿而不弔。一時與你注解了也。爭奈天下人，啗啄不入，不知落處。縱是山僧，也不知落處。諸人還知麼？垂示云：無啗啄處，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透荆棘林，衲僧家如紅爐上一點雪。平地上七穿八穴，則且止不落寅緣。又作麼生？試舉看。

舉南泉歸宗麻谷同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有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南泉於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無風起浪，也要人知。擲却端

的歸宗於圓相中坐。同道方知。麻谷便作女人拜。三人打鼓。泉云：恁麼則不去也。半路抽身，是好人家。歸宗云：是什麼心行。賴得識

好與一掌。孟八郎漢。

當時馬祖盛化於江西，石頭道行於湖湘，忠國師道化於長安。他親見六祖來，是時南方擎頭帶角者，無有不欲升其堂入其室。若不爾，為人所耻。這老漢三箇欲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做這一場敗鉢。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既是一一道得為什麼，却道不去。且道：古人意作麼生？當時待他道：恁麼則不去也。劈耳便掌。看他作什麼伎倆。萬古振綱宗，只是這些子機要。所以慈明道要牽，只在索頭邊撥着點着，便轉如水上捺葫蘆子相似。人多喚作不相肯語，殊不知此事到極則處，須離泥離水，拔楔抽釘。你若作心行會，則沒交涉。古人轉變得好，到這裏不得不恁麼。須是有殺有活，看他一人去圓相中坐，一人作女人拜也。甚好。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心行。孟

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他恁麼道大意要驗南泉。南泉尋常道喚作如
如。早是變了也。南泉歸宗麻谷却是一家裏人。一擒一縱。一殺一活。
不妨奇特雪竇頌云

由基箭射猿

當頭一路誰敢向前。透樹何太直。若不承當爭敢恁

風已周透

千箇與萬箇

隊如麻似粟野狐精一是誰會中的。箇更沒

也。用不得

相呼相喚歸去來

隊弄泥團裏。不如曹溪路上休登

陟

大勞生相。不是曹溪門下客。低復云。曹溪路坦平。為什麼休

登陟

身。唯南泉半路抽身。雪竇亦乃半路抽

由基箭射猿。透樹何太直。由基乃是楚時人。姓養名叔字由基。時楚
莊王出獵。見一白猿使人射之。其猿捉箭而戲。勅羣臣射之。莫有中
者。王遂問羣臣。羣臣奏曰。由基者善射。遂令射之。由基方彎弓。猿乃
抱樹悲號。至箭發時。猿透樹避之。其箭亦透樹中。殺此乃神箭也。雪
竇何故却言太直。若是太直則不中。既是透樹何故却云太直。雪竇

借其意不妨用得。好此事出春秋有者。道透樹是圓相。若真箇如此。
蓋不識語之宗旨。不知太直處。三箇老漢殊途而同歸。一揆一齊。太
直若是識得他去處。七縱八橫。不離方寸。百川異流。同歸大海。所以
南泉道恁麼則不去也。若是衲僧正眼。覷着只是弄精魂。若喚作弄
精魂。却不是弄精魂。五祖先師道他三人是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
雖然如此。作女人拜。他終不作女人拜。會雖畫圓相。他終不作圓相。
會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雪竇道。千箇與萬箇。是誰會中的。能有
幾箇百發百中。相呼相喚歸去來。頌南泉道恁麼則不去也。南泉從
此不去。故云曹溪路上休登陟。滅却荆棘林。雲竇把不定。復云。曹溪
路坦平。為什麼休登陟。曹溪路絕塵絕迹。露髌髌赤灑灑。平坦坦。儵
然地。為什麼却休登陟。各自看脚下。
垂示云。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萬年一念一念萬年。要知直截。未舉已
前。且道未舉已前。作麼生摸索。請舉看。

舉滄山五峯雲巖同侍立百丈阿阿西秦我始請訛君百丈問滄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難求將滄山云却請和尚道借路經過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不免老婆心切身打劫

滄山五峯雲巖同侍立百丈百丈問滄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云却請和尚道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百丈雖然如此鍋子已被別人奪去了也丈復問五峯峯云和尚也須併却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云和尚有也未丈云喪我兒孫三人各是一家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所以宗師家以荆棘林驗人何故若於常情句下驗人不得衲僧家須是句裏呈機言中辨的若是擔板漢多向句中死却便道併却咽喉唇吻更無下口處若是變通底人有逆水之波只向問頭上有一條路不傷鋒犯手滄山云却請和尚道且道他意作麼生向箇裏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相似拶他問處便答自有出身之路不費纖毫氣力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百丈却不承他只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大凡宗師為人抽釘拔楔若是如今人便道此答不肯他不領話殊不知箇裏一路生機處壁立千仞實主互換活鱗鱗地雪竇愛他此語風措宛轉自在又能把定封疆所以頌云

却請和尚道是傷鋒犯手虎頭生角出荒草可煞驚奇十洲春盡花凋殘觸處清涼讀珊瑚樹林日杲杲千重百匝爭奈百草頭上

此三人答處各各不同也有壁立千仞也有照用同時也有自救不了却請和尚道雪竇便向此一句中呈機了也更就中輕輕梭令人易見云虎頭生角出荒草滄山答處一似猛虎頭上安角有什麼近傍處不見僧問羅山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雪竇只一句頌了也佗有轉變餘才更云十洲春盡花凋殘海上有三山十洲以百年為一春雪竇語帶風措宛轉盤礴春盡之際百千萬株花一時凋殘獨有珊瑚樹林不

解凋落與太陽相奪其光交映。正當恁麼時。不妨奇特。雪竇用此明
 它却請和尚道。十洲皆海外諸國之所附。一祖洲出反菟香。二瀛洲
 生芝草。玉石泉如酒味。三玄洲出僊藥。服之長生。四長洲出木瓜。玉
 英。五炎洲出火浣布。六元洲出靈泉如蜜。七生洲有山川無寒暑。八
 鳳麟洲。人取鳳喙鱗角煎續弦膠。九聚窟洲出獅子銅頭鐵額之獸。
 十檀洲。洲出琨吾石作劍切玉如泥。珊瑚外國雜傳云。大秦西南
 張海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盤石。珊瑚生其上。人以鐵網
 取之。又十洲記云。珊瑚生南海底。如樹高三二尺。有枝無皮似玉而
 紅潤。感月而生。凡枝頭皆有月暈。此一則與八卷首八公案同看。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七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八

舉百丈復問五峰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阿呵。箭峰云。和尚
 也須併却。截流萬機。痕削。一句云。無人處。斫額望汝。相逢者少。

此一則與七卷末公案同看

瀉山把定封疆。五峯截斷衆流。這些子。要是箇漢當面提掇。如馬前
 相撲不容擬議。直下使用緊迅危峭。不似瀉山盤礴滔滔地。如今禪
 和子。只向架下行。不能出他一頭地。所以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
 五峯答處。當頭坐斷。不妨快俊。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且道是肯
 他。是不肯他。是殺是活。見他阿轆轤地。只與他一點雪竇頌云。

和尚也併却。截斷衆流。龍蛇陣上看謀略。事隨身。慣戰作家令。
 人長憶李將軍。妙手無多子。正馬單鎗。萬里天邊飛一鶚。大衆見

落在什麼處中也。打云飛過去也。

和尚也併却。雪竇於一句中。授一授云。龍蛇陣上看謀略。如排兩陣。

突出突入。七縱八橫。有鬪將底手脚。有大謀略底人。足馬單鎗。向龍蛇陣上。出沒自在。你作麼生。圍繞得他。若不是這箇人。爭知有如此謀略。雪竇此三頌。皆就裏頭狀出底語。如此大似李廣神箭。萬里天邊飛一鶚。一箭落。一鶚定也。更不放過。雪竇頌百丈問處。如一鶚。五峯答處。如一箭。相似。山僧只管讚難。五峯不覺渾身入泥水了也。

舉百丈又問雲巖。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蝦蟇裏出。巖云。和尚有也未。前粘皮着骨。施泥帶水。後不迭店。文云喪我兒孫。灼然有此。答得半前落後。

雲巖在百丈。二十年作侍者。後同道吾至藥山。山問云。子在百丈會下。為箇什麼事。巖云。透脫生死。山云。還透脫也未。巖云。渠無生死。山云。二十年在百丈。習氣也未除。巖辭去。見南泉。後復歸藥山。方契悟。看他古人。二十年參究。猶自半青半黃。粘皮着骨。不能頽脫。是則也是。只是前不構村。後不迭店。不見道語。不離窠臼。焉能出蓋纏。白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洞下謂之觸破。故云。躍開山仗。鳳凰樓。時人嫌

曠當今號。所以道。荆棘林須是透過。始得。若不透過。終始涉。麻織斬不斷。適來道前不構村。後不迭店。雲巖只管去點檢他人底。百丈見他如此。一時把來。打殺了也。雪竇頌云。

和尚有也未。公案現成。隨波逐浪。和泥合水。金毛獅子不踞地。灼然。有什麼。兩兩三三。舊路行。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轉大雄山下空。彈指。更不

和尚有也未。雪竇據欵結案。是則是。只是金毛獅子。爭柰不踞地。獅子提物。藏牙伏爪。踞地返擲。物無大小。皆以全威。要全其功。雲巖云。和尚有也未。只是向舊路上行。所以雪竇云。百丈向大雄山下空。彈指。

垂示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說既無說。無示。爭如不說。聽既無聞。無得。爭如不聽。而無說。又無聽。却較些子。只如今諸人。聽山僧在這裏說。作麼生。免得此過。具透關眼者。試舉看。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此話處得

那裏得馬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退身三不

這消息知。藏身露影。不妨是僧問智藏。也須與他藏云。何不問和尚

這老漢推過與別人僧問智藏。藏也須與他藏云。何不問和尚

草裏得草繩自縛。去來也。道。僧云。和尚教來問。猶輕後箭深藏

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不妨是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古不用僧

僧問海兄。抱轉與別人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古不用僧

舉似馬大師。些子眼睛馬師云。藏頭白海頭黑。塞外將軍令

箇公案。山僧舊且在成都參真覺。覺云。只消看馬祖第一句。自然

一時理會得。且道。這僧是會來問。不會來問。此問不妨深遠。離四句

者。有無。非有非無。非非有非非無。離此四句。絕其百非。只管作道理

不識話頭。討頭腦不見。若是山僧待馬祖道了。也便與展坐具禮三

拜。看他作麼生。道當時馬祖若見這僧來。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

指某甲西來意。以拄杖劈脊便棒趕出。看他省不省。馬大師只管與

他打葛藤。以至這漢當面蹉過。更令去問知藏。殊不知馬大師來風

深辨。這僧懵懂。走去問智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看

他這些子。拶着便轉。更無閑暇處。智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

得。問取海兄去。這僧又去問海兄。海兄云。我到這裏。却不會。且道為

什麼。一人道。頭痛。一人云。不會。畢竟作麼生。這僧却回來。舉似馬大

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若以解路卜度。却謂之相瞞。有者道。只是相

推過。有者道。三箇總識他。問頭。所以不答。總是拍盲地。一時將古人

醍醐上。味着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這僧將

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得。藏頭白海頭黑。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

一擔。懺懂。換得箇不安樂。更勞他三人尊宿。入泥入水。畢竟這僧不

瞥地。雖然一恁麼。這三箇宗師。却被箇擔板。勘破。如今人。只管去語

言上。作活計。云。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只管鑽研計較。殊不知古

人。一句截斷。意根。須是向正脉裏。自看。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一句。

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論此事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擬議則喪身失命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但向八面玲瓏處會取不見古人道這滾桶或云野狐精或云瞎漢且道與一棒一喝是同是別若知千差萬別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敵要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先師道封后先生雪竇頌云

藏頭白海頭黑一半合半開一手擲金擊玉手擡明眼納僧會不得更行脚三十

穿却似鼻孔山僧馬駒踏殺天下人叢林中也須是這老漢臨濟未

是白拈賊手兒牽伴直饒好離四句絕百非道什麼也須是自點

天上人間唯我知用我作什麼得無失將什麼知

藏頭白海頭黑且道意作麼生這些子天下衲僧跳不出看他雪竇

後面合殺得好道直饒是明眼衲僧也會不得這箇些子消息謂之

神仙秘訣父子不傳釋迦老子說一代時教末後單傳心印喚作金

剛王寶劍喚作正位怎麼葛藤早是事不獲已古人略露些子鋒鏘

若是透得底人便乃七穿八穴得大自在若透不得從前無悟人處

轉說轉遠也馬駒踏殺天下人西天般若多羅識達磨云震且雖闊

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

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已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厥

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焉達磨六祖皆先識馬祖看他作

略果然別只道藏頭白海頭黑便見踏殺天下人處只這一句黑白

語千人萬人咬不破臨濟未是白拈賊臨濟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

有一無位真人常向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

問如何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牀搦住云道道僧無語濟托開云無

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雪峯後聞云臨濟大似白拈賊雪竇要與他

臨濟相見觀馬祖機鋒尤過於臨濟此正是白拈賊臨濟未是白拈

賊也雪竇一時穿却也却頌這僧道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

我知且莫向鬼窟裏作活計古人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早是奇特

你作麼生。離得四句。絕得百非。雪竇道。此事唯我能知。直饒三世諸佛也。覷不見。既是獨自箇知。諸人更上來求箇什麼。大滄真如拈云。這僧恁麼問。馬祖恁麼答。離四句。絕百非。智藏海兒都。不知要會麼。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

揚初九切

垂示云。鎊鄒橫按。鋒前剪斷。葛藤窠。明鏡高懸。句中引出。毘盧印。田地穩密處。着衣喫飯。神通遊戲處。如何湊泊。還委恁麼看取。下文。

舉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

薩子喫飯來。

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醍醐毒藥少雪。時行是則是七珍八寶一時羅列。爭奈相逢者少。

寶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是賊識賊。是精識精。來僧問。長慶

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不妨疑着。九來不知。慶云。大似

因齋慶讚。

據相打令。

金牛乃馬祖下尊宿。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如此者。二十年。且道他意在什麼處。若只喚作喫

飯。尋常敲魚擊鼓。亦自告報矣。又何須更自將飯桶來作許多伎倆。莫是他顛麼。莫是提唱建立麼。若是提唱此事。何不去寶華王座上。敲床豎拂。須要如此作什麼。今人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何不且看祖師當時。初來底題目。道什麼。分明說道。教外別傳。單傳心印。古人方便也。只教你直截承當去。後來人妄自卜度。便道那裏有許多事。寒則向火。熱則乘涼。飢則喫飯。困則打眠。若恁麼以常情義解詮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不知古人向二六時中。念念不捨要明此事。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只這一句。多少人錯會。所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金牛既是落草為人。雪竇為什麼道不是好心。因什麼却恁麼道。衲僧家須是有生機始得。今人不到古人田地。只管道見什麼。心有什麼佛。若作這見解。壞却金牛老作家了也。須是子細看始得。若只今日明日。口快些子。無有了期。後來長慶上堂。僧問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

讚尊宿家忒煞慈悲。濕這不少。是則是。因齋慶讚你。且道慶讚箇什麼。看他雪竇頌云。

白雲影裏笑呵呵。

笑中自有刀。熱發作什麼。兩手持來付與他。豈有事莫誇金牛。好與作飯桶。得麼。若是金毛獅子。須是他恰小。始若是本分。神僧不哭。這飯茶飯。若在什麼處。賭錢。不。正。跟。三千里外見。請訛。訛。訛。在什麼處。賭錢。

白雲影裏笑呵呵。長慶道。因齋慶讚雪竇道。兩手持來付與他。且道只是與他喫飯。為當別有奇特。若向箇裏知得端的。便是箇金毛獅子。子。子。若是金毛獅子。更不必金牛。將飯桶來作舞。大笑直向三千里外。便知他敗缺處。古人道。鑿在機先。不消一捏。所以衲僧家尋常須是向格外用。始得稱本分宗師。若只據語言。未免濕這。

垂示云。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在彼在此。同得同失。若要提持。一任提持。若要平展。一任平展。且道不落賓主。不拘回互。時如何。試舉看。

舉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白。烏白問定州法道。何似這裏。

有響。要講淺深。探人。僧云。不別。鐵。擲。子。一。般。踏。着。實。地。白。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令。當。行。正。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這。是。家。始。得。却。白。云。今。日。打。着。一。箇。也。又。打。三。下。說。什。麼。箇。僧。便。出。去。元。來。是。屋。裏。人。只。得。白。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啞。子。喫。苦。瓜。放。回。來。用。僧。轉。身。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却。是。箇。伶。俐。衲。僧。白。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向。他。阿。誰。是。君。阿。誰。是。臣。敢。僧。近。前。奪。白。手。中。棒。打。曰。三。下。得。實。主。互。換。縱。尊。臨。時。白。云。屈。棒。屈。棒。看。什。麼。老。漢。急。僧。云。有。人。喫。在。阿。呵。是。幾。箇。杓。柄。白。云。草。草。打。着。箇。漢。不。答。兩。誰。阿。僧。便。禮。拜。是。臨。危。不。變。萬。白。云。和。尚。却。恁。麼。去。也。點。僧。大。笑。而。出。隨。方。知。盡。始。盡。終。有。在。猛。虎。須。得。清。風。白。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可。惜。放。過。何。不。劈。脊。便。棒。將。請。走。到。什。麼。處。去。

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白。白亦是作家。諸人若向這裏識得此。

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白。烏白問定州法道。何似這裏。

別更轉彼中去。便打令當行。正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這作。

去。元來是屋裏人。只得白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啞子喫苦瓜。放。

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向他阿誰是君。阿誰是臣。敢僧近前奪白手。

中棒打曰三下。得實主互換。縱尊臨時。白云。屈棒屈棒。看什麼老漢。

急僧云。有人喫在阿呵。是幾箇杓柄。白云。草草打着箇漢。不答兩。

誰阿僧便禮拜。是臨危不變。萬白云。和尚却恁麼去也。點僧大笑而。

出。隨方知盡。始盡終有在。猛虎須得清風。白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可。惜。放。過。何。不。劈。脊。便。棒。將。請。走。到。什。麼。處。去。

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白。白亦是作家。諸人若向這裏識得此。

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白。烏白問定州法道。何似這裏。

別更轉彼中去。便打令當行。正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這作。

去。元來是屋裏人。只得白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啞子喫苦瓜。放。

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向他阿誰是君。阿誰是臣。敢僧近前奪白手。

中棒打曰三下。得實主互換。縱尊臨時。白云。屈棒屈棒。看什麼老漢。

急僧云。有人喫在阿呵。是幾箇杓柄。白云。草草打着箇漢。不答兩。

誰阿僧便禮拜。是臨危不變。萬白云。和尚却恁麼去也。點僧大笑而。

出。隨方知盡。始盡終有在。猛虎須得清風。白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二人一出一入千箇萬箇只是一箇。作主也。恁麼作賓也。恁麼。二人畢竟合成一家。一期勘辨賓主問答。始終作家。看烏白問這僧云。定州法道。何似這裏。僧便云。不別當時。若不是烏白。難奈這僧。何白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爭奈這僧是作家。漢便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曰。一向行。令云。今日打着一箇也。又打三下。其僧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轉地。俱是作家了。這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案。却未了。在烏白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何。這僧却似撐門拄戶。所以未見得他。烏白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烏白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近前奪烏白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屈棒屈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喫。在。曰。云。草

草打着箇漢頭上道。草草打着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草打着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朔地。也不奈他。何這僧便禮拜。這箇禮拜。最毒也不是好心。若不是烏白也。識他不破。烏白云。却恁麼去也。其僧大笑。而出。烏白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看他作家相見。始終賓主分明。斷而能續。其實也只是互換之機。他到這裏。亦不道有箇互換處。自是他古人絕情塵意。想彼此作家。亦不道有得有失。雖是一期間語言。兩箇活鱗鱗地。都有血脉針線。若能於此見得。亦乃向十二時中。歷歷分明。其僧便出。是雙放。已下是雙收。謂之互換也。雪竇正恁麼地。頌出。

呼卽易

天下人總疑着。臭肉引來。遣卽難。互換機鋒

子細看

杖。兩人扶且道。在阿誰邊。劫石固來猶可壞

不千得滄溟深處立

何。什麼處安排。烏白老烏白老

識老漢幾何般

也是箇無端。與他杓柄太無端。

棒且道過在什麼處

呼即易遣即難一等是落草雪竇忒煞慈悲尋常道呼蛇易遣蛇難
 如今將箇瓢子吹來喚蛇即易要遣時即難一似將棒與他却易復
 奪他棒遣去却難須是有本分手脚方能遣得他去烏曰是作家有
 呼蛇底手脚亦有遣蛇底手段這僧也不是瞌睡底烏曰問定州法
 道何似這裏便是呼他烏曰便打是遣他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
 打人却轉在這僧處便是呼來烏曰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便近
 前奪棒也打三下却是這僧遣去乃至這僧大笑而出烏曰云消得
 恁麼消得恁麼此分明是遣得他恰好看他兩箇機鋒互換絲來線
 去打成一片始終賓主分明有時主却作賓有時賓却作主雪竇也
 讚歎不及所以道互換之機教人且子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謂此
 劫石長四十里廣八萬四千由旬厚八萬四千由旬凡五百年乃有
 天人下來以六銖衣袖拂一下又去至五百年又來如此拂拂盡此

石乃爲一劫謂之輕衣拂石劫雪竇道劫石固來猶可壞石雖堅固
 尚爾可消磨盡此二人機鋒千古萬古更無有窮盡滄溟深處立須
 乾任是滄溟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若教此二人向內立地此滄溟也
 須乾竭雪竇到此一時頌了末後更道烏曰老烏曰老幾何般或擒
 或縱或殺或活畢竟是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這箇拄杖子三世
 諸佛也用歷代祖師也用宗師家也用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爭
 得輕易分付與人雪竇意要獨用賴值這僧當時只與他平展忽若
 旱地起雷看他如何當抵烏曰過杓柄與人去豈不是太無端
 垂示云細如米末冷似冰霜畧塞乾坤離明絕暗低低處觀之有餘
 高高處平之不足把住放行總在這裏許還有出身處也無試舉看

雷 拍遍切滿也

舉丹霞問僧甚處來也正是不可總沒來處也不難僧云山下來你肚裏過
也只是不會言中有響霞云喫飯了也未第一杓惡水澆何必僧
誰舍來知他是黃是綠

云喫飯了却果然撞着箇露柱。却被旁人穿。霞云將飯來與汝喫底

人還具眼麼雖然好。倚勢欺人。也是據款結案。僧無語得果然。走不

與和尚眼一般。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為什麼不具

眼是也。只道得一半。通身是遍身。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據令而

道盡。罕。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識甚好。惡猶自。福云道我瞎

得麼兩箇俱是草裏漢。龍頭蛇尾。當時待他。道盡其機來。還成瞎

送村後不。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初習儒學。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

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

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霞云。選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

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見馬大師。以兩

手托幞頭脚額一作馬師顧視云。吾非汝師。南嶽石頭處去。遽抵南嶽

還以前意投之。石頭云。着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堂。隨眾作務。凡三

年。石頭一日告眾云。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眾各備鋤鋤剗草。

丹霞獨以盆盛水。淨頭於師前。跪膝。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剗髮。又為

說戒。丹霞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祖。未參禮。便去。僧堂內。騎聖

僧頸而坐。時大眾驚愕。急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霞便

下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他古人天然。如此穎脫。所謂選官

不如選佛也。傳燈錄中載其語句。直是壁立千仞。句句有與人抽釘

拔楔底手脚。似問這僧道什麼處來。僧云。山下來。這僧却不通來處。

一如具眼。倒去勘王家相似。當時若不是丹霞也。難為收拾。丹霞却

云。喫飯了也。未頭邊總未見得。此是第二回勘他。僧云。喫飯了也。懺

懺漢。元來不會。霞云。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僧無語。丹霞意道

與你這般漢。飯喫堪作什麼。這僧若是箇漢。試與他一割。看他如何。

雖然如是。丹霞也未放你。在這僧便眼眨地無語。保福長慶同在

雪峯會下。常舉古人公案。商量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

爲什麼不具眼。不必盡問公案中事。大綱借此語作話頭。要驗他諦當處。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快哉到這裏。只論當機事。家裏有出身之路。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麼。保福意謂我恁麼具眼。與你道了也。還道我瞎得麼。雖然如是。半合半開。當時若是山僧。等他道盡其機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可惜許。保福當時若下得這箇瞎字。免得雪竇許多葛藤。雪竇亦只用此意頌。

盡機不成瞎只道得一半也。按牛頭喫草失錢遭罪。半河南半河北。殊不知傷鋒犯

四七二三諸祖師不唯只帶一條。帶累先聖。寶器持來成過咎盡大地人

換手提。還我杖來。不得過咎深。不出且道深。多少。無處尋。脚在跟

下。摸索。天上人間同陸沉。底人。麼。放過。一坑埋。却還。有活。 **敝** 齒兩無

壁。眈。目動也切。 盡機不成瞎。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麼。一似

按牛頭喫草。須是等他自喫始得。那裏按他頭教喫。雪竇恁麼須自

然見得丹霞意。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不唯只帶累長慶。乃至西天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一時埋沒。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一大藏教。末後唯傳這箇寶器。永嘉道。不是標形。虛事禱。如來寶杖。親蹤跡。若作保福見解。寶器持來。都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這箇與你說不得。但去靜坐。向他句中點檢。看既是過咎深。因什麼却無處尋。此非小過也。將祖師大事。一齊於陸地上平沉。却所以雪竇道。天上人間同陸沉。

垂示云。向上轉去。可以穿天下人鼻孔。似鶻捉鳩。向下轉去。自己鼻孔在別人手裏。如龜藏殼。箇中忽有箇出來。道本來無。向上向下。用轉作什麼。只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且道作麼生。辨箇縑素。良久云。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

七十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開。早地。門云。餽餅。舌柱上。齧。過也。 這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餽餅。還覺寒毛卓豎麼。納

僧家問佛問祖問禪問道問向上向下了更無可得問却致箇問端
 問超佛越祖之談雲門是作家便水長船高泥多佛大便答道餬餅
 可謂道不虛行功不浪施雲門復示衆云你勿可作了見人道着祖
 師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道理你且喚什麼作佛喚什麼作祖卽說
 超佛越祖之談便問箇出三界你把三界來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
 碍着你有什麼聲色佛法與汝可了了箇什麼碗以那箇爲差殊之
 見他古聖勿奈你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真物物觀體不可得我
 向汝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埋沒了也會得此語便識得餬餅五祖
 云驢屎比麝香馬糞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到這
 裏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看這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
 餅還識羞慚麼還覺漏逗麼有一般人杜撰道雲門見兔放鷹便道
 餬餅若恁麼將餬餅便是超佛越祖之談見去豈有活路莫作餬餅
 會又不作超佛越祖會便是活路也與麻三斤解打鼓一般雖然只

道餬餅其實難見後人多作道理云屨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若恁
 麼會且去作座主一生贏得多知多解如今禪和子道超佛越祖之
 時諸佛也踏在脚跟下祖師也踏在脚跟下所以雲門只向他道餬
 餅既是餬餅豈解超佛越祖試去參詳看諸方頌極多盡向問頭邊
 作言語唯雪竇頌得最好試舉看頌云

超談禪客問偏多箇箇出來便作這縫罽披離見也麼已在言前
不覺餬餅壘來猶不住將木楔子換却至今天下有諸訛畫箇圓
是恁麼會麼咬人言語有甚 期大地茫茫愁殺人便打 塞反六切

超談禪客問偏多此語禪和家偏愛問不見雲門道你諸人橫擔拄
 杖道我參禪學道便覓箇超佛越祖道理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
 坐臥屙屎放尿至於茅坑裏蟲子市肆買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
 祖底道理麼道得底出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有者更不
 識好惡作圓相土上加泥添枷帶鎖縫罽披離見也麼他致問處有

大小大縫罅。雲門見他問處披離。所以將餠攔縫塞定。這僧猶自不肯住。却更問是故雪竇道。餠壑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諸訛。如今禪和子。只管去餠餅上解會。不然去超佛越祖處作道理。既不在這兩頭。畢竟在什麼處。三十年後待山僧換骨出來。却向你道。

八舉古有十六開士。成羣作隊。不啻啣漢。於浴僧時。隨例入浴。撞着漆桶作。忽悟水因。惡水。驚。諸禪德作麼生會他道。妙觸宣明。更別。

人。事。作。麼。生。會。他。撲。落。非。他。物。成佛子住。天下。兩。僧。到。這。裏。摸。索。也。須。七。穿。八。穴。

始得。着。棒。着。還。曾。見。德。山。臨。濟。麼。

楞嚴會上。跋陀婆羅菩薩。與十六開士。各修梵行。乃各說所證圓通法門之因此。亦二十五圓通之一數也。他因俗僧時。隨例入浴。忽悟水因。云。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且道。洗箇什麼。若會得去。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千箇萬箇。更近傍。不得所謂。以無所得。是真般若。若有所得。是相似般若。不見達磨謂二祖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

可得。這裏些子。是衲僧性命根本。更總不消得。如多葛藤。只消道箇。忽悟水因。自然了當。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且道。悟箇什麼。到這般田地。一點也着不得。道箇佛字也。須諱却。他道。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宣則是顯也。妙觸是明也。既悟妙觸。成佛子住。即住佛地也。如今人亦入浴。亦洗水也。恁麼觸。因甚却不悟。皆被塵境惑障。粘皮着骨。所以不能便惺惺去。若向這裏洗。亦無所得。觸亦無所得。水因亦無所得。且道。是妙觸。宣明。不是妙觸。宣明。若向箇裏。直下見得。便是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如今人亦觸。還見妙處麼。妙觸非常觸。與觸者合。則為觸。離則非也。玄沙過嶺。磕着脚指頭。以至德山。棒豈不是妙觸。雖然恁麼。也須是七穿八穴。始得。若只向身上摸索。有什麼交涉。你若七穿八穴去。何須入浴。便於一毫端上。現寶王刹。向微塵裏。轉大法輪。一處透得。千處萬處。一時透。莫只守一窠一窟。一切處都是觀音入理之門。古人亦有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若一人悟去。則故是因甚。

十六開士同時悟去。是故古人同修同證同悟同解。雪竇拈他教意。令人去妙觸處會取。出他教眼。須免得人去。教網裏籠罩半醉半醒。要令人直下灑灑落落。頌云

了事衲僧消一箇現有一箇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長連床上展脚

臥果然。是箇睡。夢中曾說悟圓通。你夢見寐語作什麼。香水

洗來。驀面唾重。莫來。淨地上。又。

了事衲僧消一箇。且道了得箇什麼事。作家禪客。聊聞舉着。剔起便。了以恁麼。衲僧只消得一箇。何用成羣作隊。長連床上展脚臥。古人道。明明無悟法。悟了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真。所以胷中無一事。飢來喫飯困來眠。雪竇意道。你若說入浴。悟得妙觸。宣明在這般無事。衲僧分上。只似夢中說夢。所以道。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洗來。驀面唾。似恁麼。只是惡水。驀頭澆。更說箇什麼。圓通雪竇道。似這般漢。正好驀頭。驀面唾。山僧道上。上加泥。又一重。

垂示云。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活捉生擒。不勞餘力。且道是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看。

舉僧問投子。一切聲是佛聲。是否。也。解。拈。虎。鬚。青天。轟。投子云。是

賺殺一船人。賣身與你。行。僧云。和尚莫尿沸碗鳴聲。不見。鑿。頭。方。利。

也。拈。放。一。邊。是。什。麼。心。行。僧云。和尚莫尿沸碗鳴聲。不見。鑿。頭。方。利。

道。什。麼。果。然。納。敗。缺。投子便打着。好打。好放。又問。麈尾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

否。第。二。回。捋。虎。鬚。抱。賊。屈。作。在。投子云。是。又。是。賣。身。與。你。了。也。陷。

僧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水。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雖。有。逆。投。

子便打着。未。到。折。因。什。麼。便。休。去。 家。都。木。切。管。也。

投子朴實頭得逸羣之辯。凡有致問。開口便見。膽不費餘力。便坐斷。他舌頭。可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這僧將聲色佛法見解。貼在他額頭上。逢人便問。投子作家來。風溪辨。這僧知投子實頭。合下做箇圈繯子。教投子入來。所以有後語。投子却使陷虎之機。釣他後語出來。這僧接他答處。道和尚莫尿沸碗鳴聲。果然一釣便上。若

是別人則不奈這僧何投子具眼隨後便打咬豬狗底手脚須還作
 家始得左轉也隨他阿轉轉地右轉也隨他隨轉轉地這僧既是做
 箇圈續子要來捋虎鬚殊不知投子更在他圈續頭上投子便打這
 僧可惜許有頭無尾當時等他拈棒便與掀倒禪床直饒投子全機
 也須倒退三千里又問龕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投子亦云是
 一似前頭語無異僧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投子又打這僧雖然
 作窠窟也不妨奇特若是曲象木床上老漢頂門無眼也難折挫他
 投子有轉身處這僧既做箇道理要攙他行市到了依舊不奈投子
 老漢何不見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投子放去太遲收來
 太急這僧當時若解轉身吐氣豈不作得箇口似血盆底漢衲僧家
 一不做二不休這僧既不能擲却被投子穿了鼻孔頌云

投子投子老灼然天下無這實頭男女機輪無阻處有些子他放一得

二換却你眼睛什麼處見投子同彼同此也麼來也哭棒聞黎管他便打可憐無限

弄潮人叢林中放出一箇半箇放出畢竟還落潮中死可憐許爭

莫不得愁人說忽然活禪床震動驚殺百川倒流開活活

也僧不敢開拄杖始得活古活天水流聲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投子尋常道你總道投子實頭忽然下山三步
 有人問你道如何是投子實頭處你作麼生抵對古人道機輪轉處
 作者猶迷他機輪轉轉地全無阻隔所以雪竇道放一得二不見
 僧問如何是投子云佛又問如何是道投子云道又問如何是禪
 投子云禪又問月未圓時如何投子云吞却三箇四箇圓後如何吐
 却七箇八箇投子接人常用此機答這僧只是一箇是字這僧兩回
 被打所以雪竇道同彼同此四句一時頌投子了也末後頌這僧道
 可憐無限弄潮人這僧敢攙旗奪鼓道和尚莫尿沸碗鳴聲又道喚
 和尚作一頭驢得麼此便是弄潮處這僧做盡伎倆依前死在投子
 句中投子便打此僧便是畢竟還落潮中死雪竇出這僧云忽然活

便與掀倒禪床投子也須倒退三千里直得百川倒流開滌滌非唯
禪床震動亦乃山川岌岌天地陡暗苟或箇箇如此山僧且打退鼓
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反逆及切 **時**逆各切

十八舉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問電之機說什趙州云急

水上打毬子及過也後要驗過不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

何過也是作家同驗也子云念念不停流打葛

此六識教家立為正木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因其所以生來為先鋒
去為殿後古人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若證佛地以八識轉為四智
教家謂之改名不改體根塵識是三前塵元不會分別勝義根能發
生識識能顯色分別即是第六意識第七識末那識能去執持世間
一切影事令人煩惱不得自由自在皆是第七識到第八識亦謂之
阿賴耶識亦謂之含藏識含藏一切善惡種子這僧知教意故將來
問趙州道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初生孩兒雖具六識眼能見耳

能聞然未曾分別六塵好惡長短是非得失他恁麼時總不知學道
之人要復如嬰孩榮辱功名逆情順境都動他不得眼見色與盲等
耳聞聲與聾等如癡似兀其心不動如須彌山這箇是衲僧家真實
得力處古人道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若能如此方有
少分相應雖然如此爭奈一點也瞞他不得山依舊是山水依舊是
水無造作無緣慮如日月運於大虛未嘗暫止亦不道我有許多名
相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為無心故所以長養萬物亦不道我有許多
功行天地為無心故所以長久若有心則有限齊得道之人亦復如
是於無功用中施功用一切違情順境皆以慈心攝受到這裏古人
尚自呵責道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直須呵又道事事通兮物
物明達者聞之暗裏驚又云入聖超凡不作聲臥龍長怖碧潭清人
生若得長如此大地那能留一名然雖恁麼更須跳出窠窟始得豈
不見教中道第八不動地菩薩以無功用智於一微塵中轉大法輪

於一切時中行任坐臥不拘得失任運流人薩婆若海衲僧家到這裏亦不可執着但隨時自在遇茶喫茶遇飯喫飯這箇向上事着箇定字也不得着箇不定字也不得石室善道和尚示衆云汝不見小兒出胎時何曾道我會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觀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啾啾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况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南泉云我十八上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解破家散宅又道我在南方二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曹山問僧菩薩定中聞香象渡河歷歷地出什麼經僧云涅槃經山云定前聞定後聞僧云和尚流也山云灘下接取又楞嚴經云湛入合湛入識邊際又楞伽經云相生執礙想生妄想流注生則逐妄流轉若到無功用地猶在流注相中須是出得第三流注生相方始快活自在所以瀉山問仰山云寂子如何仰

山云和尚問他見解問他行解若問他行解某甲不知若是見解如一瓶水注一銚水若得如此皆可以爲一方之師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早是轉轉地更向急水上打時眨眼便過譬如楞嚴經云如急流水望爲恬靜古人云譬如駛流水水流無定止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趙州答處意渾類此其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自然與他問處恰好古人行履綿密答得只似一箇更不消計較你纔問他早知你落處了也孩子六識雖然無功用爭奈念念不停如密水流投子恁麼答可謂深辨來風雪竇頌云

歇 音史疾也

六識無功伸一問當有眼如盲有耳如聾明鏡作家曾共辨來端翻也要辨乃知茫茫急水打毬子也始道什麼過落處不停誰解看下聽也難

六識無功伸一問古人學道養到這裏謂之無功之功與嬰兒一般

雖有眼耳鼻舌身意而不能分別六塵蓋無功用也。既到這般田地，便乃降龍伏虎，坐脫立亡。如今人但將目前萬境，一時歇却，何必八地以上方乃如是。雖然無功用處，依舊山是山水是水，雪竇前面頌云：活中有眼還同死。蔡忌何須鑒作家，蓋為趙州投子是作家。故云：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子，投子道念念不停流。諸人還知落處麼？雪竇末後教人自着眼看，是故云：落處不停誰解看。此是雪竇活句，且道落在什麼處。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八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九

垂示云：攬旗奪鼓，千聖莫窮。坐斷請訛，萬機不到。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本體如然。且道憑箇什麼，得恁麼奇特。

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麀鹿成羣。如何射得麀中麀？把髻投衙，擊頭帶角出來。

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據令而行，不勞再勸。僧便走。棺木裏，瞪眼。

雖活五步，須死。看箭且道，雪竇意落在什麼處。若須喪身失命，復云。雪竇拈云：三步。

這公案，洞下謂之借事問，亦謂之辨主問。用明當機，鹿與麀尋常易射。唯有麀中麀，是鹿中之王，最是難射。此麀鹿常於崖石上，利其角。

如鋒鋸，穎利以身護惜。羣鹿虎亦不能近傍。這僧亦似惺惺，引來問藥山。用明第一機。山云：看箭。作家宗師不妨奇特，如擊石火，似閃電。

山直得目瞪口吃，作何用。似無孔鐵鎚堪作何用。
麀音王。瞻目直視也。
法祛遮立伽一，切張口貌。

光豈不見。三平初參石鞏鞏才見來便作彎弓勢云。看箭三平撥開
 霄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鞏彈弓弦三下。三平便禮拜。鞏云三十年
 一張弓兩隻箭。今日只射得半箇聖人。便拗折弓箭。三平後舉似大
 顛。顛云。既是活人箭。爲什麼向弓弦上辨。三平無語。顛云三十年後
 要人舉此話也難得。法燈有頌云。古有石鞏師。架弓矢而坐。如是三
 十年。知音無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子細。這思量。元伊是射
 架石鞏作略。與藥山一般。三平頂門具眼。向一句下便中的一似藥
 山道看箭。其僧便作塵放身倒。這僧也似作家。只是有頭無尾。既做
 圈績。要陷藥山。爭奈藥山是作家。一向逼將去。山云侍者拖出這灰
 漢。如展陣向前。相似其僧便走也好。是則是爭奈不脫灑粘脚粘手。
 所以藥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藥山當時若無後語。千古之下遭
 人檢點。山云看箭。這僧便倒。且道是會是不會。若道是會。藥山因什
 麼却恁麼道。弄泥團。漢這箇最惡。正似僧問德山。學人仗鎊錫劍。擬

取師頭時如何。山引頸近前云。囚僧云。師頭落也。德山低頭歸方丈。
 又巖頭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西京來。巖頭云。黃巢過後。曾收得劍麼。
 僧云。收得巖頭引頸近前云。囚僧云。師頭落也。巖頭呵呵大笑。這般
 公案。都是陷虎之機。正類此。恰是藥山。不管他。只爲識得破。只管逼
 將去。雪竇云。這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這僧雖甚解。看箭便放身倒。
 山云。侍者拖出這灰漢。僧便走。雪竇道。只恐三步外不活。當時若跳
 出五步外。天下人便不奈他。何作家相見。須是賓主始終互換。無有
 間斷。方有自由自在。分這僧當時既不能始終。所以遭雪竇檢點。後
 面亦自用他語。頌云。

塵中塵。頭高戴。角去看。掌也。君看取。射便射。看什麼。下一箭。中什麼。須
 好走。三步活。纔纔地。只得多時。五步若活。箇什麼。跳百步。忽有。成羣趁
 虎。二俱並。照他出頭也。只在草窠裏。正眼從來付獵人。未肯承。藥山。
 這話。藥山則故。是雪竇又作麼。生也。不干。上座事。雪竇高聲云。看
 也。不干。雪竇事。也。不干。山僧事。也。不干。上座事。

箭得一狀領過也須與他倒退了也

塵中塵君看取衲僧家須是具塵中塵底眼有塵中塵底頭角有機關有作略任是挿翼猛虎戴角大蟲也只得全身遠害這僧當時放身便倒自道我是塵下一箭走三步山云看箭僧便倒山云侍者拖出這灰漢這僧便走也甚好爭奈只走得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雪竇道只恐五步須灰當時若跳得出五步外活時便能成羣去趁虎其塵中塵角利如鎗虎見亦畏之而走塵為鹿中王常引羣鹿趁虎入別山雪竇後面頌藥山亦有當機出身處正眼從來付獵人藥山如能射獵人其僧如塵雪竇是時因上堂舉此語束為一團語高聲道一句云看箭坐者立者一時起不得垂示云竿頭絲線具眼方知格外之機作家方辨且道作麼生是竿頭絲線格外之機試舉看

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話作兩極也龍云山花開

似錦澗水湛如藍無孔笛子撞着託拍板

不破人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

此事若向言語上覓一如掉棒打月且得沒交涉古人分明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這僧擔一擔莽鹵換一擔鶻突致箇問端敗缺不少若不是大龍爭得蓋天蓋地他恁麼問大龍恁麼答一合相更不移易一絲毫頭一似見兔放鷹看孔着楔三乘十二分教還有這箇時節麼也不妨奇特只是言語無味杜塞人口是故道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有者道只是信口答將去若恁麼會盡是滅胡種族漢殊不知古人一機一境敲枷打鎖一句一言渾金璞玉若是衲僧眼腦有時把住有時放行照用同時人境俱奪雙放雙收臨時通變若無大用大機爭解恁麼籠天罩地大似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此公案與花藥欄話一般然意却不同這僧問處不明大龍答處恰好不見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此謂之箭鋒相拄這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

何是堅固法身。大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一如君向西秦。我之東魯。他既恁麼行。我却恁麼行。與他雲門一倍相返。那箇恁麼行。却易見。這箇却不恁麼行。却難見。大龍不妨三寸甚密。雪竇頌云。

問曾不知東西不辨。弄物不答。還不會。南此不分。換却。江南江北。月冷風高。

何似生。今日正當這時節。天下。人有眼不曾見。有耳不曾聞。古巖寒檜不兩時更好。無孔。堪笑。

路逢達道人。也須是親到這裏始得。還我。不將語默對向什麼處。

對。他好手。把白玉鞭。折了也。驪珠盡擊碎留與後人。不擊碎。過。

恁麼去。增瑕類。見泥團作什麼。轉天國有憲章。識法者。懼朝打三千。

條罪。來。隨無問業也。未還得。一半在。

雪竇頌得最有工夫。前來頌雲門話。却云。問既有宗。答亦攸同。這箇却不恁麼。却云。問曾不知。答還不會。大龍答處。傍警。直是奇特。分明是誰。恁麼問。未問已前。早納敗缺了也。他答處。俯能恰好。應機宜道。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你諸人如今作麼生。會大龍意。答處傍警。

直是奇特。所以雪竇頌出。教人知道。月冷風高。更撞着古巖寒檜。且道他意作麼生。會所以適來道。無孔笛子。撞着甌拍板。只這四句。頌了也。雪竇又怕人作道理。却云。堪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事且不是見聞覺知。亦非思量分別。所以云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是香巖頌雪竇引用也。不見僧問趙州。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州云。呈漆器。這箇便同。適來話。不落你情塵意想。一似什麼手。把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是故祖令當行。十方坐斷。此是劍刃上事。須是有恁麼作略。若不恁麼。總辜負從上諸聖。到這裏。要無些子事。自有好處。便是向上人行履處也。既不擊碎。必增瑕類。便見漏逗。畢竟是作麼生。得是國有憲章。三千條罪。五刑之屬。三千。莫大於不孝。憲是法章。是條。三千條罪。一時犯了也。何故如此。只為不以本分事。接人。若是大龍。必不恁麼也。

舉雲門示衆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涉。七千里外。沒交。自代。

云東家人或西家人助南山起雲嶺神莫覩北山下雨點滴不施

雲門大師出八十餘頁善知識遷化後七十餘年開塔觀之儼然如故他見地明白機境迅速大凡垂語別語代語直下孤峻只這公案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是神出鬼沒慶藏王云一大藏教還有這般說話麼如今人多向情解上作活許道佛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既是古佛爲什麼却與露柱相交若恁麼會卒摸索不着有者喚作無中唱出殊不知宗師家說話絕意識絕情量絕生死絕法塵入正位更不存一法你纔作道理計較便纏脚纏手且道他古人意作麼生但只使心境一如好惡是非撼動他不得便說有也得無也得有機也得無機也得到這裏拍拍是令五祖先師道大小雲門元來膽小若是山僧只向他道第八機他道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一時問且向目前包裹僧問未審意旨如何門云一條條三十一文買他有

定乾坤底眼既無人會後來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雨且與後學通箇入路所以雪竇只拈他定乾坤處教人見若纔犯計較露箇鋒銳則當面蹉過只要原他雲門宗旨明他峻機所以頌出云

南山雲乾坤莫覩北山雨點滴不施四七二三面相覩幾處不見帶

累傍人露新羅國裏曾上堂東湧西沒行不見西大唐國裏未

打鼓遲一刻還我話頭來苦中樂誰教阿樂中苦兩重公案使誰舉

裏有兩頭誰道黃金如糞土具眼者辨試拂拭看阿刺刺

南山雲北山雨雪竇買帽相頭看風使恍向劒刃上與你下箇注脚直得四七二三面相覩也莫錯會此只頌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了也後面劈開路打葛藤要見他意新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雪竇向雷轉星飛處便道苦中樂樂中苦雪竇似堆一堆七珍八寶在這裏了所以未後有這一句子云誰道黃金如糞土此一句是禪月行路難詩雪竇引來用禪月云山高海深人不測古往今

來轉青碧。淺近輕浮。莫與交。地卑只解生荆棘。誰道黃金如糞土。張耳陳餘斷消息。行路難行路難。君自看且莫土曠人稀。雲居羅漢。垂示云。道是是無。可是言非非無。可非是非已去。得失兩忘。淨裸裸。赤灑灑。且道。面前背後。是箇什麼。或有箇衲僧出來道。面前是佛殿。三門背後。是寢堂方丈。且道。此人還具眼也。無若辨得此人。許你親見古人來。

四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道漢太然合開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知而文殊曰。如我意者。擲道什麼直得分疎不下於一切法喚作什麼

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

法門。多用入作什麼用許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

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這世諸佛也開口不得。倒轉

箭頭來也。刺殺一人。雪竇云。維摩道什麼。替他萬箭攢心。復云。勘破

了也。非但當時即今也。恁麼雪竇也是賊過。後張弓。雖然為衆。竭

獅子也。破。金毛。獅子也。摸。索。不着。

維摩詰令諸大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時三十二菩薩皆以二見有為無為。真俗二諦。合為一見。為不二法門。後問文殊。文殊云。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蓋為三十二人以言遺言。文殊以無言遺言。一時掃蕩。總不要。是為入不二法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筓掃塵。相似塵雖去。筓迹猶存。末後依前。除蹤跡。於是文殊却問維摩詰云。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自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若是活漢。終不去。灰水裏浸却。若作恁麼見解。似狂狗逐塊。雪竇亦不說良久。亦不說。默然據坐。只去急急處云。維摩道什麼。只如雪竇恁麼道。還見維摩麼。夢也未。夢見在。維摩乃過去古佛。亦有眷屬。助佛宣化。具不可思議。辨才有不可思議境界。有不可思議神通妙用。於方丈室中。容三萬二千獅子寶座。與八萬大衆。亦不寬狹。且道是什麼道理。喚作神

通妙用得麼。且莫錯會。若是不二法門。雖同得同證。方乃相共證知。獨有文殊。可與酬對。雖然恁麼。還免得雪竇檢責也。無雪竇恁麼道。也要與這二人相見。云維摩道什麼。又云勘破了也。你且道是什麼處。是勘破處。只這些子。不拘得失。不落是非。如萬仞懸崖。向上捨得性命。跳得過去。許你親見維摩。如捨不得。大似羝羊觸藩。雪竇故然是捨得性命。底人。所以頌出云。

除塵跡

餘蹤跡

咄這維摩老

咄他作什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事長無明。勞而無功。

悲生空懊惱。悲他作什麼。自

且置。為什麼。口似匾擔。飯

七佛祖師來

因誰改得。帶 全身太枯槁。病

也。哭不得。喘也喘不得。

一室且頻掃

猶有這箇。在元來。請問不二門。

不當時便靠倒。

不靠倒

有氣息在。 金毛獅子無處討

咄還見麼。蒼天蒼天。

雪竇道。咄這維摩老。頭上先下一咄。作什麼。以金剛王寶劍當頭直

截。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始得梵語云。維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淨名。乃過去金粟如來也。不見僧問雲居簡和尚。既是金粟如來。為什麼却於釋迦如來會中聽法。簡云。他不爭人我。大解脫人。不拘成佛不成佛。若道他修行務成。佛道轉沒交涉。譬如圓覺經云。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永嘉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若順行。則趣佛果位中。若逆行。則入眾生境界。壽禪師道。直饒你磨鍊得到這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漏聖身。始可逆行順行。所以雪竇道。悲生空懊惱。維摩經云。為衆生有病。故我亦有病。懊惱則悲絕也。臥疾毗耶離。維摩示疾於毘耶離城也。唐時王玄策使西域。過其居。遂以手板縱橫量其室。得十笏。因名方丈。全身太枯槁。因以身疾廣為說法。云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為苦為惱。衆病所集。乃至陰界入所共合成。七佛祖師來。文殊是七佛祖師。承世尊旨。往彼問疾。一室且頻掃。方丈內

皆除去所有唯留一榻等文殊至請問不二法門也所以雪竇道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維摩口似匾檐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認定盤星雪竇拶到萬仞懸崖上却云不靠倒一手擡一手擲他有這般手脚直是用得玲瓏此頌前面拈云維摩道什麼金毛獅子無處討非但當時即今也恁麼還見維摩老麼盡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變作金毛獅子也摸索不着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纖毫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是衲僧正令頂門放光照破四天下是衲僧金剛眼睛點鐵成金點金成鐵忽擒忽縱是衲僧拄杖子坐斷天下人舌頭直得無出氣處倒退三千里是衲僧氣宇且道總不恁麼時畢竟是箇什麼人試舉看

舉僧到桐峯庵主處便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作家弄影漢草窠裏

半箇庵主便作虎聲將錯就錯却有牙爪同僧便作怕勢兩箇弄泥團漢

也見機而作似則未是庵主呵呵大笑刀猶較些子笑中有僧云這老賊也須也

識破敗也兩庵主云爭奈老僧何雪上加霜又一重僧休去恁

了去二俱不雪竇云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言猶在耳

點檢且道當時合作麼生

大雄宗派下出四庵主大梅白雲虎溪桐峰看他兩人恁麼眼親手辨且道誦訛在什麼處古人一機一境一言一句雖然出在臨時若是眼目周正自然活潑潑地雪竇拈教人識邪正辨得失雖然如此在他達人分上雖處得失却無得失若以得失見他古人則沒交涉如今人須是各各窮到無得失處然後以得失辨人若一向去揀擇言句處用心又到幾時得了去不見雲門大師道行脚漢莫只空遊州獵縣只欲得提擲閑言語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將去壑向肚皮裏卜度到處火爐邊三箇五箇聚頭舉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就身打出語這箇是事上道底語這箇是體裏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娘噉却飯了只管說夢

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恁麼行脚驢年得休歇去古人暫時間
 拈弄豈有勝負得失是非等見桐峯見臨濟其時在深山卓庵這僧
 到彼中遂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峯便作虎聲也好就事便
 行這僧也會將錯就錯便作怕勢庵主呵呵大笑僧云這老賊峯云
 爭奈老僧何是則是二俱不了千古之下遭人點檢所以雪竇道是
 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他二人雖皆是賊當機却不用所以
 掩耳偷鈴此二老如排百萬軍陣却只鬪掃帚若論此事須是殺人
 不眨眼底手脚若一向縱而不擒一向殺而不活不免遭人怪笑雖
 然如是他古人亦無許多事看他兩箇恁麼總是見機而作五祖道
 神通遊戲三昧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自是後人脚跟不點地只去
 點檢古人便道有得有失有底道分明是庵主落節且得沒交涉雪
 竇道他二人相見皆有放過處其僧道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
 峯便作虎聲此便是放過處乃至道爭奈老僧何此亦是放過處着

着落在第二機雪竇道要用使用如今人聞恁麼道便道當時好與
 行令且莫盲枷瞎棒只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且道古人
 意如何雪竇後面便只如此頌出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掩耳偷鈴
 去頌云

見之不取是過千里思之千里悔不當初好箇斑斑領出

解爭奈未爪牙未備只恐用處不明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係

攀條無落落聲光皆振地這大蟲却恁麼去猶較大丈夫見也無

老婆心切若解開眼同收虎尾兮捋虎鬚忽然突出如何收有天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正當嶮處都不能使等他道爭奈老僧何好與

本分草料當時若下得這手脚他必須有後語二人只解放不解收

見之不取早是白雲萬里更說什麼思之千里好箇斑斑爪牙未備

是則是箇大蟲也解藏牙伏爪爭奈不解咬人君不見大雄山下忽

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百丈一日問黃檗云。什麼處來。檗云山下採
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於腰下取斧作斫勢。檗約
住便掌。丈至晚上堂云。大雄山下有一虎。汝等諸人出入切須好看。
老僧今日親遭一口。後來為山問仰山。黃檗虎話作麼生。仰云和尚
尊意如何。為山云。百丈當時合一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山云。不
然。為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不唯騎虎頭。亦解收虎尾。為山云。寂
子甚有驗。崖之句。雪竇引用。明前面公案。聲光落落振於大地也。這
箇些子。轉變自在。要句中有出身之路。大丈夫見也無。還見麼。收虎
尾兮。捋虎鬚也。須是本分任你收。虎尾捋虎鬚。未免一時穿却鼻孔。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絲毫。截斷衆流。不存消滴。開口便錯。擬議卽
差。且道作麼生。是透關底眼。試道看。

舉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黑漆桶裏洗黑汁。看時不見。暗昏昏看時。作

麼生。是諸人光明。山是山。水是水。漆桶裏洗黑汁。自代云。厨庫三門老婆心切。打

又云好事不如無自知較一半。

雲門室中垂語。接人。你等諸人脚跟下。各各有一段光明。輝騰今古。
迥絕見知。雖然光明。恰到問着。又不會。豈不是暗昏昏地。二十年垂
示。都無人會他意。香林後來請代語。門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
無。尋常代語。只一句。為什麼。這裏却兩句。前頭一句。為你畧開一線
路。教你見。若是箇漢。聊聞舉着。剔起便行。他怕人滯在此。又云。好事
不如無。依前與你掃却。如今人纔聞舉着光明。便去瞠眼云。那裏是
厨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沒交涉。所以道。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此
事不在眼上。亦不在境上。須是絕知見。忘得失。淨裸裸。赤灑灑。各各
當人分上。究取始得。雲門云。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半夜。無日月
燈光。曾到處。則故是未曾到處。取一件物。還取得麼。參同契云。當明
中有暗。勿以暗相覩。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若坐斷明暗。且道是
箇什麼。所以道。心花發明。照十方利。盤山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

境俱忘復是何物。又云。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未後一句了。却去前頭遊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道。以無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弄精魂。又不得作無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二乘人多偏墜。此見雪竇頌云。

自照列孤明。森羅萬象。賓主交參。列爲君通一線。何止一線。十日

御花謝樹無影。打葛藤。有什麼了期。向什麼看時誰不見。總扶不

摸壁。兩見不見。兩頭俱。倒騎牛兮入佛殿。來打云。向什麼處去也。

雪竇也。只向鬼窟裏作活計。還自照列孤明。自家脚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只是尋常用得暗。所以

雲門六師與你羅列。此光明在你面前。且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厨庫

三門。此是雲門列孤明處也。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像。這箇便是

真常獨露。然後與君通一線。亦怕人着在厨庫三門處。厨庫三門則

且從却朝花亦謝。樹亦無影。日又落月又暗。盡乾坤大地黑漫漫地。

諸人還見麼。看時誰不見。且道是誰不見。到這裏。當明中有暗暗中。

有明皆知。前後步自。可見雪竇道。見不見。頌好事。不知無合見。又不

見。合明又不明。倒騎牛兮入佛殿。入黑漆桶裏去也。須是你自騎牛。

入佛殿。看道是箇什麼道理。

垂示云。明眼漢沒窠臼。有時孤峯頂上草漫漫。有時鬧市裏頭赤灑

灑。忽若忿怒。那吒現三頭六臂。忽若日面月面。放普攝慈光。於一塵

現一切身。爲隨類人。和泥合水。忽若撥着向上竅。佛眼也覷不着。設

使千聖出頭來也。須倒退三千里。還有同得同證者麼。試舉看。

舉雲門示衆云。藥病相治。不可得。盡大地是藥。苦。向一。連。根。苦。那箇

是自已。甜。瓜。徹。蒂。甜。那。治。澄之。切。攻。理。也。音。特。

雲門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已。諸人還有出身處麼。二

六時中。管取壁立千仞。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則且致釋迦。

自釋迦彌勒自彌勒。未知落處者。往往喚作藥病相投。會去世尊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應機設教。皆是應病與藥。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既淘汝諸人。業根令灑灑落落。盡大地是藥。你向什麼處插嘴。若插得嘴。許你有轉身吐氣處。便親見雲門。你若回顧躊躇。管取插嘴不得。雲門在你脚跟底。藥病相治也。只是尋常語論。你若着有與你說。無你若着無與你說。有你若着不無與你去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頭出頭沒。只如今盡大地森羅萬象。乃至自己。一時是藥。當恁麼時。却喚那箇是自己。你一向喚作藥。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雲門在。畢竟如何。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文殊一日令善財去採藥。云。不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乃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提起示眾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此藥病相治話。最難看。雲門室中尋常用。接人。金鵝長老。一日訪雪竇。他是箇作家。乃臨濟下尊宿。與雪竇論。

此藥病相治話。一夜至天光。方能盡善。到這裏。學解思量計較。總使不着。雪竇後有頌。送他道。藥病相治。見最難。萬重關鎖。太無端。金鵝道者來相訪。學海波瀾。一夜乾。雪竇後面頌得最有工夫。他意亦在。竇亦在。至自可見也。頌云。

盡大地是藥。撒教誰辨的。撒沙着。古今何太錯。言中有響。一閉門不造。

車。大小。雪竇為衆。渴九禍出私門。耳蕩不掛。通途自寥廓。脚下便。

錯錯。雙劍倚空飛。鼻孔遼天亦穿却。穿却了也。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你若喚作藥會。自古自今。一時錯了也。雪竇云。有般漢不解。截斷太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他解截雲門脚跟。為雲門這一句。惑亂天下人。雲門云。拄杖子是浪許你。七縱八橫。盡大地是浪。看你頭出頭沒。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雪竇道。為你通一線路。你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濟箇甚事。我這裏閉門也不造車。出門自然寥廓。他這裏畧露些子縫罅。教人見。又連忙却道錯錯。

前頭也錯。後頭也錯。誰知雪竇開一線路。也是錯。既然鼻孔遼天。爲什麼也穿却要會麼。且參三十年。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若無拄杖子。不免被人穿却鼻孔。

垂示云。門庭施設。且恁麼破。二作三。入理深談。也須是七穿八穴。當機敲點。擊碎金鎖。玄關據令而行。直得掃蹤滅跡。且道誦訛在什麼處。具頂門眼者。請試舉看。

舉玄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隨分開箇舖。家豐儉。忽遇三種

病人來作麼生接。打草口。味。管取倒退三千里。患盲者。拈鎚豎拂。

他又不見。利生的。未見。是則接物。是那箇。未聞在。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未見。是則接物。是那箇。未聞在。

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毛。歸降。已。接。了。也。

僧禮拜起。打。僧。請。益。雲。門。共。知。着。方。雲門云。汝禮拜着。偈。行。草。僧禮拜起。

汝不是患啞。莫。道。這。僧。啞。好。吧。她。僧於此有省。討。過。後。張。弓。

喚近前來。僧近前。第二。約。惡。水。洗。觀。音。門。云。汝。不。是。患。聾。莫。道。這。僧。好。門。乃。云。還。會。麼。何。不。與。本。分。草。料。僧云。不會。兩。種。公。案。門。云。

汝不是患啞。莫。道。這。僧。啞。好。吧。她。僧於此有省。討。過。後。張。弓。

玄沙參到。絕情塵意想。淨裸裸赤灑灑。地處方解恁麼道。是時諸方

列刹相望。尋常示衆道。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

時。作麼生接。患盲者。拈鎚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

聞。患啞者。教他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

驗。如今人若作。盲聾瘖啞。會平摸索不着。所以道。莫向句中。死却。須

是會。佗玄沙意。始得。玄沙常以此語。接人有僧。久在玄沙處。一日上

堂。僧問和尚云。三種病人話。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玄沙云。許僧便

珍重。下去。沙云。不是。不是。這僧會得他玄沙意。後來法眼云。我聞地

藏和尚舉這僧語。方會三種病人話。若道這僧不會。法眼爲什麼却

自是眼裏藏。

自是眼裏藏。

自是眼裏藏。

自是眼裏藏。

自是眼裏藏。

自是眼裏藏。

自是眼裏藏。

自是眼裏藏。

恁麼道。若道他會。玄沙為什麼却道不是。不是。一日地藏道。某甲聞和尚有三種病人。話是否。沙云是。藏云。珪琛現有眼耳鼻舌。和尚作麼生接。玄沙便休去。若會得。玄沙意。豈在言句上。他會底自然。殊別。後有僧舉似雲門。門便會他意云。汝禮拜着。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這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思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是思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思啞。其僧於此有省。當時若是箇漢等。他道禮拜着。便與掀倒禪床。豈見有許多葛藤。且道雲門與玄沙會處。是同是別。佗兩人會處。都只一般。看佗古人出來。作千萬種方便。意在鈎頭上。多少苦口。只令諸人各各明。此一段事。五祖老師云。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却會說。不得。二人若來參。如何辨得他。若辨這兩人。不得。管取為人解粘去縛。不得在若辨得。纔見入門。我便着草鞋。向你肚裏走。幾遭了也。猶自不省。討什麼碗出去。且莫作盲聾。瘖啞。會好。若恁麼計較。所以道。眼見色如盲等。耳聞聲如聾等。又道

滿眼不視色。滿耳不聞聲。又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到這裏。眼見如盲。相似。耳聞如聾。相似。方能與玄沙意。不爭多。諸人還識盲聾瘖啞底漢子。落處麼。看取雪竇頌云。

盲聾瘖啞已在言前。三竅俱也。杳絕機宜向什麼處。還做計天。

上天下我正理自由。一做了也。堪笑堪悲笑箇什麼。半明半暗。離婁不辨正色瞎漢。

不的。瞎的。瞎的。瞎的。師曠豈識玄絲立賞。端的。聾不爭。如獨坐虛窓下須是任麼。

鬼窟裏。作活計。一時打破漆桶。葉落花開自有時。會今日也。從朝至暮。明日也。從

暮朝至。復云還會也無。偈言。無孔鐵鎚。惜自領出去。可。離婁莊子。天地

篇作。離朱。玄絲一作絃絲。

盲聾瘖啞。查絕機宜。盡你見與不見。聞與不聞。說與不說。雪竇一時與你掃却了也。直得盲聾瘖啞見解。機宜計較。一時查絕。總用不着。這箇向上事。可謂真盲真聾真啞。無機無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雪竇一手擡。一手搦。且道笑箇什麼。悲箇什麼。堪笑是啞。却不啞。是聾。

却不聾。堪悲明明不盲却盲。明明不聾却聾。離婁不辨正色。不能辨青黃赤白。正是瞎離婁。黃帝時人百步外能見秋毫之末。其目甚明。黃帝游於赤水。沉珠令離朱尋之不見。令契詭尋之亦不得。後令象罔尋之方獲之。故云象罔到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這箇高處一着。直是離婁之目亦辨他正色不得。師曠豈識玄絲。周時絳州晉景公之子師曠。字子野。一云晉平公也。善別五音六律。隔山聞蟻鬪。時晉與楚爭霸。師曠唯鼓琴。撥動風絃。知戰楚必無功。雖然如是。雪竇道他尚未識玄絲。在不聾却是聾底人。這箇高處玄音。直是師曠亦識不得。雪竇道我亦不作離婁。亦不作師曠。爭如獨坐虛窻下。葉落花開自有時。若到此境界。雖然見似不見。聞似不聞。說似不說。飢即喫飯。困即打眠。任佗葉落。花開。葉落時是秋。花開時是春。各各自有時節。雪竇與你一時掃蕩了也。又放一線道云。還會也無雪竇力盡神疲。只道得箇無孔鐵鎚。這一句急着眼看方見。若擬議又蹉過師

舉拂子云。還見麼。遂敲禪床一下云。還聞麼。下禪床。還說得麼。

象罔 一作罔象

垂示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着。通身是心。鑒不出。通身即且止。忽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鑒若向箇裏。撥轉得一線道。便與古佛同參。參則且止。且道參箇什麼人。

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時好與水分。草 下作什麼。問吾云。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料不用本分。草巖云。我 會也。坑將錯就錯。賺殺一船人。同吾云。汝作麼生。會何勞。更問也。要 巖云。徧身是手眼。作什麼。泥裏洗土塊。吾云。道即太煞道。只道得 不成。同坑無異。土。似見巖云。師兄作麼生。取人處分爭得。吾云。通 身是手眼。舌頭不出。斗換却你眼睛。移却 雲巖與道吾。同參藥山。四十年。腸不着席。藥山出曹洞。一宗有三人

法道盛行雲巖下洞山道吾下石霜船子下夾山大悲菩薩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大悲有許多手眼諸人還有也無百丈云一切語言文字俱皆宛轉歸于自己雲巖常隨道吾咨參決擇一日問他道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初好與他劈脊便棒免見後有許多葛藤道吾慈悲不能如此却與他說道理意要教他便會却道如人夜半打盹枕子當深夜無燈光時將手摸枕子且道眼在什麼處他便道我道吾云汝作麼生會巖云徧身是手眼吾云道即太煞道吾道吾云汝作麼生會巖云徧身是手眼且道徧身是底是通身是底是雖似爛泥却脫灑如今人多去作情解道徧身底不是通身底是只管咬他古人言句於古人言下死了殊不知古人意不在言句此皆是事不獲已而用之如今下注脚立格則道若透得此公案便作罷參會以手摸渾身摸燈籠露柱盡作通身話會若恁麼會壞他古人不少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須是絕情墜

意想淨裸裸赤灑灑地方可見得大悲話不見曹山問僧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時如何僧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即煞道只道得八成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山云如井覷驢便同此意也你若去語上見總出道吾雲巖圈續不得雪竇作家更不向句下死直向頭上行頌云
徧身是四腋八節未是通身是猶在寮窟裏拈來猶較十萬里放過則不可何止十萬里展翅騰騰六合雲謂奇特點搏風鼓蕩四溟水塵埃將謂天下人奈何過是何埃壒兮忽生重為禪人下洋脚那箇毫釐兮未止別別吹散君不見又恁麼去網珠垂箇大小大範影重重箇大小大雪竇作舊打棒頭手眼從何起氣咄賊過後張弓放你不得盡大地人無出底是雪咄三喝四喝後作底是雪麼生於蓋切塵也通作媯

里後句頌雲巖道吾奇特處云展翅鵬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
大鵬吞龍以翼搏風鼓浪其水開三千里遂取龍吞之雪竇道你若
大鵬能搏風鼓浪也太煞雄壯若以大悲千手眼觀之只是些子塵
埃忽生相似又似一毫釐風吹未止相似雪竇道你若以手摸身用
作手眼堪作何用於是大悲話上直是未在所以道是何埃堪兮忽
生那箇毫釐兮未止雪竇自謂作家一時拂迹了也爭奈後面依舊
漏逗說箇論子依前只在圈績裏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雪竇引
帝網明珠以用垂範手眼且道落在什麼處華嚴宗中立四法界一
理法界明一味平等故二事法界明全理成事故三理事無礙法界
明理事相融大小無礙故四事事無礙法界明一事徧入一切事一
切事徧攝一切事同時交參無礙故所以道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
一塵含無邊法界一塵既爾諸塵亦然網珠者乃天帝釋善法堂前
以摩尼珠爲網凡一珠中映現百千珠而百千珠俱現一珠中交映

重重主伴無盡此用明事事無礙法界也昔賢首國師立爲鏡燈論
圓列十鏡中設一燈若看東鏡則九鏡鏡燈歷然齊現若看南鏡則
鏡鏡如然所以世尊初成正覺不離菩提道場而徧昇忉利諸天乃
至於一切處七處九會說華嚴經雪竇以帝網珠垂示事事無礙法
界然六相義甚明白卽總卽別卽同卽異卽成卽壞舉一相則六相
俱該但爲衆生日用而不知雪竇拈帝網明珠垂範况此大悲話直
是如此你若善能向此珠網中明得拄杖子神通妙用出入無礙方
可見得手眼所以雪竇云棒頭手眼從何起教你棒頭取證喝下承
當只如德山入門便棒且道手眼在什麼處臨濟入門便喝且道手
眼在什麼處且道雪竇未後爲什麼更着箇咄字參
垂示云聲前一句于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間淨裸裸赤灑灑頭
蓬鬆耳卓朔且道作麼生試舉看

九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通身無影象坐斷天下門云蚌含明

月光吞萬象即止棒頭正眼事僧云如何是般若用倒退三千里
 什麼門云用兔子懷胎不出般若用倒退三千里
 體是般若用且要土上加泥

智門道蚌含明月，兔子懷胎。都用中秋意，雖然如此，古人意却不在蚌壳上。他是雲門會下尊宿一句語，須具三句。所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亦不消安排，自然恰好。便去嶮處答這僧話，畧露些子鋒鋩，不妨奇特。雖然恁麼，他古人終不去弄光影。只與你指些路頭教人見。這僧問如何是般若體，智門云：蚌含明月，漢江出蚌蚌中有明珠，到中秋月出蚌於水面浮開口，含月光感而產珠，合浦珠是也。若中秋有月則珠多，無月則珠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此意亦無異。兔屬陰，中秋月生，開口吞其光，便乃懷胎。口中產兒，亦是有月則多，無月則少。他古人答處無許多事，他只借其意而答。盤若光也。雖然恁麼，他意不在言句上，自是後人去言句上作活計。不見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如今人但瞪眼喚作光，只去情上生解，空裏釘橛。古人道汝等諸人，六根門頭晝夜放太光明，照破山河大地，不只止眼根放光，鼻舌身意亦皆放光也。到這裏直須打疊六根下無一星事，淨裸裸赤灑灑地方，見此話落處，雪竇正恁麼頌出。

一片虛疑絕，謂情疑心即差動念人天從此見空生須菩提好

曾與禪家作戰爭打云關黎契得多少

一片虛疑絕，謂情雪竇一句便頌得好。自然見得古人意，六根湛然是箇什麼。只這一片虛明凝寂，不消去天上討也。不必向別人求。自然常光現前，是處壁立千仞。謂情即是絕言，謂情塵也。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情，謂如何得諡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兼猿重。山遙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所以道心是根法，是塵。

兩種猶如鏡上痕塵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又道三間茅屋從來任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只此頌亦見一片虛凝絕謂情也人天從此見空生不見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天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密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看他須菩提善說般若且不說體用若於此見得便可見智門道蚌含明月兔子懷胎古人意雖不在言句上爭奈答處有深深之旨惹得雪竇道蚌含玄兔深深意到這裏曾與禪家作戰爭天下禪和子鬧浩浩地商量未嘗有一人夢見在若要與智門雪竇同參也須是自着眼始得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九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

垂示云超情離見去縛解粘提起向上宗乘扶豎正法眼藏也須十方齊應八面玲瓏直到恁麼田地且道還有同得同證同歿同生底麼試舉看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打葛藤不少何似侍者

云扇子破也消息道什麼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消息侍者

尚用自可最苦是新羅和尚侍者無對果然無箇無孔投子云不辭將

出恐頭角不全似則也是手誑雪竇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堪

錯何用錯將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道什麼雪竇拈云犀牛兒猶

在認取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草藁不勞拈雪竇拈

云適來為什麼不將出金鎗不辨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

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此事雖不在言句上且要驗

人平生意氣作畧。又須得如此藉言而顯於臘月三十日。着得力。作得主。萬境縱然。靚之不動。可謂無功之功。無力之力。鹽官迺齊安禪師。古時以犀牛角為扇。時鹽官豈不知犀牛角子破。故問侍者。侍者云。扇子破也。看他古人。十二時中。常在裏許。撞着磕着。鹽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且道他要犀牛兒作什麼也。只要驗人。知得落處也。無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雪竇云。我要不全底頭角。亦向句下。便投機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霜竇云。犀牛兒猶在。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為他承嗣。仰山平生愛以境致。接人明此事。雪竇云。通來為什麼。不將出。又穿他鼻孔了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此語道得穩當。前三則語。却易見。此一句語。有遠意。雪竇亦打破了也。山僧舊日在慶藏王處。理會道。和尚年尊。老耄得頭忘尾。適來索扇子。如今索犀牛兒。難為執持。故云。別請人好。雪竇云。可惜勞而無功。此皆是下語格式。古人見徹此事。各各雖不同。道得出來。百發百中。須有出身之路。句句不失血脉。如今人問着。只管作道理計較。所以十二時中。要人咬嚼。教滴水滴凍。求箇證悟處。看他雪竇一申云。

說 七恭切撞也

犀牛扇子用多時。遇夏則涼。遇冬則暖。人人具。問着元來總不知。無限清風與頭角。在什麼處。不向自己身上。下。頭角重生。浪是盡同雲雨去。難追。是蒼天。遣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他人有箇犀牛。十二時中。全得麼。請禪客各下一轉語。鹽官猶在。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也有一箇半。床。禪時有僧出云。大眾參堂去。賊過後張弓。被奪却槍。雪竇喝云。拋鉤釣鯢鯨。釣得箇蝦蟆。便下座。招得他。恁麼地。賊過後張弓。佛道。僧又道。拋鉤釣鯢鯨。是會。不會。若是不會。爭解。恁麼道。若道會時。雪竇又道。拋鉤釣鯢鯨。只釣得箇蝦蟆。便下座。且道。誦訛在什麼處。詳看。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着元來總不知。人人有箇犀牛扇子。十二時中。

全得他力爲什麼問着總不知去着侍者投子乃至保福亦總不知且道雪竇還知麼不見無着訪文殊喫茶次文殊舉起玻璃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麼着云無殊云尋常用什麼喫茶着無語若知得這箇公案落處便知得犀牛扇子有無限清風亦見犀牛頭角崢嶸四角重生請禪客各下一轉語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一禪客出云大衆參堂去這僧奪得王家權柄道得也煞道只道得八成若要十成便與掀倒禪床你且道這僧會犀牛兒不會若不會却解恁麼道若會雪竇因何不肯伊爲什麼道拋鉤釣鯢鯨只釣得箇蝦蟆且道畢竟作麼生諸人無事試拈撥看

垂示云動絃別曲千載難逢見鬼放鷹一時取俊總一切語言爲一句攝大千沙界爲一塵同歎同生七穿八穴還有證據者麼試舉看三十一舉世尊一日陞座寶王俱失不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

如是親得世尊便下座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

世尊未拈花已前早有這箇消息始從鹿野苑終至拔提河幾曾用着金剛王寶劍當時衆中若有納僧氣息底漢綽得去免得他未後拈花一場狼藉世尊良久問被文殊一授便下座那時也有這箇消息釋迦掩室淨名杜口皆似此這箇則已說了也如肅宗問忠國師造無縫塔話又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之語看佗向上人行履幾曾入鬼窟裏作活計有者道意在默然處有者道在良久處有言明無言底事無言明有言底事永嘉道默時說說時默總恁麼會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你若便直下承當得去更不見有凡有聖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日日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後面看雪竇自然見得頌出

列聖叢中作者知莫謬釋迦老子好還化臨濟德法王法令不如斯隨他走底如麻似粟三頭兩會中若有仙陀客就中難得伶俐

家開黎定不是何必文殊下一槌更下一槌又何妨第二第三槌總不要當機一句作麼生道

列聖叢中作者知靈山八萬大衆皆是列聖文殊普賢乃至彌勒主
伴同會須是巧中之巧奇中之奇方知他落處雪竇意謂列聖叢中
無一箇人知有若有箇作家者方知不恁麼何故文殊白槌云諦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雪竇道法王法令不如斯何故如此當時會中
若有箇漢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向世尊未陞座已前覩得破更何必
文殊白槌涅槃經云仙陀婆一名四實一者鹽二者水三者器四者
馬有一智臣善會四義王若欲灑洗要仙陀婆臣即奉水食索奉鹽
食訖奉器飲漿欲出奉馬隨意應用無差灼然須是箇伶俐漢始得
只如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這邊來僧過嚴云鈍置
殺人又問趙州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州下禪床曲躬叉手當時若有
箇仙陀婆向世尊未陞座已前透去猶較些子世尊更陞座便下去
已是不着便了也那堪文殊更白槌不妨鈍置他世尊一上提唱且
作麼生是鈍置處

舉僧問大光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鍾大光

作舞從前恁麼來僧禮拜又是恁麼去光云見箇什麼便禮

拜謝過始得須僧作舞鐵會弄光影漢光云這野狐精報二十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只傳這箇些子諸人還知落處麼若知免得此

過若不知依舊只是野狐精有者道是裂轉他鼻孔來瞞人若真箇
恁麼成何道理大光善能為人他句中有出身之路大凡宗師須與
人抽釘拔楔去粘解縛方謂之善知識大光作舞這僧禮拜未後僧
却作舞大光云這野狐精不是轉這僧畢竟不知的當你只管作舞
遞相恁麼到幾時得休歇去大光道野狐精此語截斷金牛不妨奇
特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雪竇只愛他道這野狐精所以頌出
且道這野狐精與藏頭白海頭黑是同是別這漆桶又道好師僧且

道是同是別。還知麼。觸處逢渠。雪竇頌云。

前箭猶輕後箭深。什麼處中。誰云黃葉是黃金。小兒也。無用處。

曹溪波浪如相似。樣畫泥團。漢有什麼。限依。無限平人被陸沈。酒底

人帶累天下。初僧摸索不着。帶累開黎。出頭不得。

前箭猶輕後箭深。大光作舞。是前箭。復云。這野狐精。是後箭。此是從

上來。爪牙誰云。黃葉是黃金。仰山示衆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

莫記吾言。汝等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平難頓拔。所以假設

方便。奪汝龕識。如將黃葉止小兒啼。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古人

權設方便。爲人及其啼止。黃葉非金。世尊說。一代時教。也只是止啼

之說。這野狐精。只要換他業識。於中也有權實。也有照用。方見有衲

僧巴鼻。若會得。如虎插翼。曹溪波浪如相似。儻忽四方八面。學者只

管大家如此作舞。一向恁麼。無限平人被陸沉。有什麼救處。禹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間。淨裸裸赤灑灑。露

地白牛。眼卓朔耳卓朔。金毛獅子。則且置。且道。作麼生。是露地白牛。

舉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好箇消息。用見作什

少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山僧作兩頭三面向去也。教若不見

吾不見之地。何什麼處去也。自然非物。什麼牛頭。更說云何非

汝說你。說我。總沒交涉。打去。腳跟下自家看取。還會麼。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

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雪竇到此。引經文不

盡。全引則可見。經云。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若同見者。名爲

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

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辭多不錄。阿難意道。世界

燈籠露柱。皆可有名。亦要世尊指出。此妙精元明。喚作什麼物。教我

見佛意。世尊云。我見香臺。阿難云。我亦見香臺。即是佛見。世尊云。我

見香臺。則可知。我若不見香臺時。你作麼生見。阿難云。我不見香臺。

時。即是見佛。佛云。我云不見。自是我知。汝云不見。自是汝知。他人不見處。你如何得知。古人云。到這裏。只可自知。與人說不得。只如世尊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若道認見為有物。未能拂迹。吾不見時。如羚羊掛角。聲響蹤跡。氣息都絕。你向什麼處摸索。經意初縱破。後奪破。雪竇出教。眼頌亦不頌物。亦不頌見與不見。直只頌見佛也。

全象全牛譬不殊

半邊。瞎漢。半開。半合。扶籬。尚。如。麻。似。粟。舊。白。少。在。和。塵。塵。在。半。途。

從來作者共名模

四。七。上。二。三。天。下。老。和。塵。塵。在。半。途。脚。跟。下。踏。過。了。也。更。教。山。僧。在。你。脚。跟。下。踏。利。利。

全象全牛譬不殊。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出涅槃經。僧問仰山和尚見人問禪。問道便作一圓相。於中書牛字。意在於何。仰山云。這箇也是閑事。忍若會得不從外來。忍若不會決定不識。我且問你。諸方老宿

於你身上指出那箇是你佛性。為復語底是默底。是莫是不語不默底。是為復總。是為復總。不是你若認語底。是如盲人摸着象尾。若認默底。是如盲人摸着象耳。若認不語不默底。是如盲人摸着象鼻。若道物物都是。如盲人摸着象四足。若道總不是。拋木象落在空。見如是衆盲所見。只於象上名邈差別。你要好切莫摸象。莫道見覺是亦莫道不是。祖師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爭得染塵埃。又云。道本無形相。智慧即是道。作此見解者。是名真般若。明眼人見象得其全體。如佛見性。亦然全牛者。出莊子。庖丁解牛。未嘗見其全牛。順理而解。游刃自在。更不須下手。纔舉目時。頭角蹄肉。一時自解了。如是十九年。其刃利如新發於硎。謂之全牛。雖然如此。奇特雪竇道。縱使得如此。全象全牛。與眼中譬。更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摸直是作家也。去裏頭摸索不着。自從迦葉。乃至西天。此土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只是名摸。雪竇直截道。如今要見黃頭老。所以道。要見即便

見更要尋覓方見。則千里萬里也。黃頭老。乃黃面老子也。你如今要見利利塵塵在半途。尋常道。一塵一佛利。一葉一釋迦。盡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只向一塵中。見當恁麼時。猶在半途。那邊更有半途在。且道在什麼處。釋迦老子尚自不知教。山僧作麼生說得。

壹計切目疾

垂示云。有佛處不得住。住著頭角生。無佛處急走過。不走過草深一丈。直饒淨裸裸赤灑灑。事外無機。機外無事。未免守株待兔。且道總不恁麼。作麼生行履試舉看。

舉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已。是。謗。釋。不。道。如。來。無。語。是。猶。自。顧。頂。早。只是無二種語。問。由。者。也。如。老。子。釋。不。道。如。來。無。語。是。七。穿。八。穴。只是無二種語。問。由。者。也。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裂。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鼻。孔。何。止。第。二。頭。裂。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鼻。孔。何。止。第。二。頭。慶云。作麼生是如來語。是。如。來。語。些。錯。却。較。保。福。云。喫。茶。去。麼。送。過。了。也。

長慶保福在雪峯會下。常互相舉覺商量。一日平常如此說話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梵語阿羅漢。此云殺賊。以功能彰名。能斷九十九一品煩惱。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此是無學阿羅漢位。三毒即是貪嗔癡。根本煩惱。八十一品。尚自斷盡。何況三毒。長慶道。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大意要顯如來無不實語。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又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世尊三百餘會。觀機逗教。應病與藥。萬種千般說法。畢竟無二種語。他意到這裏。諸人作麼生。見得佛以一音演說法。則不無。長慶要且未夢見。如來語在何故。大似人說食。終不能飽。保福見他平地上說教。遂問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得聞。這漢知他幾時。在鬼窟裏作活計來也。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果中其言。却問師兄。作麼生。是如來語。福云。喫茶去。鎗頭倒。被別人奪却了也。大小長慶失錢遭罪。且問諸人。如來語還有幾箇。須知恁麼見得。方見這

兩箇漢敗缺子細檢點將來盡合契棒放一線道與他理會有底云
保福道得是長慶道得不是只管隨語生解便道有得有失殊不知
古人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只管去句下
走便道長慶當時不使用所以落第二頭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一
頭若只恁麼看到彌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家終不作這般
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若道聾人爭得聞有什麼不
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什麼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參活句不參
死句這因緣與徧身是通身是因緣一般無你計較是非處須是你
脚跟下淨裸裸地方見古人相見處五祖老師云如馬前相撲相似
須是眼辨手親這箇公案若以正眼觀之俱無得失處辨箇得失無
親疎處分箇親疎長慶也須禮拜保福始得何故這箇些子巧處用
得好如電轉星飛相似保福不妨牙上生牙爪上生爪頌云
頭兮第一第二我王庫中無如是事古今臥龍不鑿止水方知道無

處有月波澄四海孤舟獨自行有處無風浪起嚇殺人還見寒

來稜禪客稜禪客勿賊破家開市裏三月禹門遭點額退已讓一人

只得飲氣吞聲

頭兮第一第二人只管理會第一第二正是死水裏作活計這箇機
巧你只作第一第二會且摸索不着在雪竇云臥龍不鑿止水死水
裏豈有龍藏若是第一第二正是止水裏作活計須是洪波浩渺白
浪滔天處方有龍藏正似前頭云澄潭不許蒼龍蟠不見道死水不
藏龍又道臥龍長怖碧潭清所以道無龍處有月波澄風恬浪靜有
龍處無風起浪大似保福道喫茶去正是無風起浪雪竇到這裏一
時與你打疊情解頌了也侗有餘韻教成文理依前就裏頭着一隻
眼也不妨奇特却道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長慶雖是透
龍門底龍却被保福驀頭一點

六九舉趙州示衆三轉語道什麼三

趙州示此三轉語了未後却云真佛屋裏坐這一句忒煞即當他古
 人出一隻眼垂手接人畧借此語通箇消息要為人你若一向正令
 全提法堂前草深一丈雪竇嫌他未後一句漏逗所以削去只頌三
 句泥佛若渡水則爛却了也金佛若渡鑪中則鎔却了也木佛若渡
 火便燒却了也有什麼難會雪竇一百則頌古計較葛藤唯此三頌
 直下有衲僧氣息只是這頌也不妨難會你若透得此三頌便許你
 罷參

泥佛不渡水

浸爛鼻孔

神光照天地

于他什麼事

立雪如未休

人

傳虛萬人傳實將錯入寺看額二十六時中走上

泥佛不渡水神光照天地這一句頌分明了且道為什麼却引神光

二祖初生時神光燭室且於霄漢又一夕神人現謂二祖曰何久于

此汝當得道時至宜即南之二祖以神遇遂名神光久居伊洛博極

群書每嘆曰孔老之教祖述風規近聞達磨大師住少林乃往彼晨

夕參扣達磨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忖曰昔人尤道敲骨出髓刺
 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餉虎古尚若此我又何如其年十二月九日
 夜大雪二祖立於砌下遲明積雪過膝達磨憫之曰汝立雪於此當
 尤何事二祖悲淚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達磨曰諸佛妙
 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
 乘無有是處二祖聞誨勵向道益切潛取利刀自斷左臂致于達磨
 前磨知是法器遂問曰汝立雪斷臂當為何事二祖曰某甲心未安
 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與汝安
 心竟後達磨為易其名曰慧可後接得三祖燦大師既傳法隱於舒
 州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沙汰僧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
 無常處積十餘載無人知者宣律師高祖傳載二祖事不詳三祖傳
 云二祖妙法不傳於世賴值末後依前悟他當時立雪所以雪竇道
 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偽立雪若未休足恭諂詐之人皆效之一時

只成雕偽則是詭詐之徒也。雪竇頌泥佛不渡水為什麼却引這因緣來用。他參得意根下無一星事。淨躡躡地方。頌得如此。五祖尋常教人看此三頌。豈不見洞山初和尚有頌示衆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古佛堂前狗尿天。利竿頭上煎餛飩。三箇胡孫夜斲錢。又杜順和尚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又傳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云。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應須和。若會得此語。便會他雪竇頌。

足 將樹又過也

金佛不渡鑪天脚踏我獨上人來訪紫胡又德慶失命。只牌中數箇字不識字底貓兒也無話會處天不清風何處無又德慶失命。只牌中數箇字不識字底貓兒也無話會處天不

云 戶版切明貌

金佛不渡鑪人來訪紫胡。此一句亦頌了也。為什麼却引人來訪紫胡。須是作家鑪鑪始得。紫胡和尚山門立一牌。牌中有字云。紫胡有

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凡見新到便喝云。看狗僧纔回首。紫胡使歸方丈。且道為什麼。却咬趙州不得。紫胡又一夕夜深。於後架叫云。捉賊捉賊。黑地逢着一僧。攔臂捉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和尚不是某甲。胡云。是則是。只是不肯承當。你若會得這話。便許你咬殺一切人。處處清風凜凜。若也未然。牌中數箇字。決定不奈何。若要見他。但透得盡。方見頌云。

木佛不渡火燒却了也常思破竈墮東行西行有何杖子忽擊着在山僧手裏山僧無方知辜負我似你相似摸索不着有什麼用

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此一句亦頌了。雪竇因此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高山破竈墮。和尚不稱姓字。言行叵測。隱居嵩山。一日領徒入山塢間。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入廟中。以拄杖敲竈三下。云。咄。汝本博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

何起。恁麼烹殺物命。又乃擊三下。竈乃自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
 衣。我冠。忽然立師前。設拜曰。我乃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
 法。已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
 拜而沒。侍者曰。某甲等。久參侍和尚。未蒙指示。竈神得何徑旨。便乃
 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汝本博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侍僧俱
 無對。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禮拜着。僧禮拜。師云。破也。破也。墮也。
 墮也。侍者忽然大悟。後有僧舉似安國師。師歎云。此子會盡物我。一
 如。竈神悟此。則故是其僧。乃五蘊成身。亦云破也。墮也。二俱開悟。且
 四大五蘊。與博瓦泥土。是同。是別。既是如此。雪竇為什麼道。杖子忽
 擊着。方知辜負我。因甚。却成箇辜負去。只是未得拄杖子在。且道。雪
 竇頌木佛不渡火。為什麼却引破竈墮公案。老僧直截與你說。他意
 只是絕得失情塵意想。淨裸裸地。自然見他親切處也。
 垂示云。拈一放一。未是作家。舉一明三。猶乖宗旨。直得天地陡變。四

方絕唱。雷奔電馳。雲行雨驟。傾瀉倒嶽。灑瀉盆傾。也未提得一半在。
 還有解轉天關。能移地軸。底麼。試舉看。

舉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故又且何緣道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應墮惡道。
 道指墮也以今世人輕賤。故應及末先世罪業應及末應墮惡道。
 為消滅重如湯消水

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
 先世罪業。則為消滅。只據平常講究。乃經中常論。雪竇拈來。頌這意。
 欲打破教家鬼窟裏活計。昭明太子科此一分。為能淨業障。教中大
 意說此經靈驗。如此之人。先世造地獄業。為善力強。未受。以今世人
 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此經故能消無量劫來罪業。轉重成輕。
 轉輕不受。復得佛果菩提。據教家轉此二十餘張經。便喚作持經。有
 什麼交涉。有底道。經自有靈驗。若恁麼。你試將一卷。放在閑處。看
 有感應也。無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經。經中云。一切諸佛。及諸佛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喚什麼作此經。莫是黃卷赤軸底是麼。且莫錯認定盤星。金剛論於法體堅固。故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一切物。擬山則山摧。擬海則海竭。就論彰名。其法亦然。此般若有三種。一實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文字般若。實相般若者。卽是真智。乃諸人脚跟下一段大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淨裸裸赤灑灑者。是觀照般若者。卽是真境。二六時中。放光動地。聞聲見色者。是文字般若者。卽能詮文字。卽如今說者聽者。且道是般若。不是般若。若古人道。人人有一卷經。又道。手不執經。卷常轉。如是經。若據此經。靈驗何止轉重。令輕。轉輕不受。設使敵聖功能。未爲奇特。不見龐居士聽講金剛經。問座主曰。俗人敢有小問。不知如何。主云。有疑請問。士云。無我相。無人相。旣無我人相。教阿誰講。阿誰聽。座主無對。却云。某甲依文解義。不知此意。居士乃有頌云。無我亦無人。作麼有踈親。勸君休歷座。爭似直承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

是假稱名。此頌最好。分明一時說了也。圭峰科四句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此四句偈義全同。證佛地者。名持此經。又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亦是四句偈。但中間取其義全者。僧問晦堂。如何是四句偈。晦堂云。話墮也。不知雪竇於此經上指出。若有人持此經者。卽是諸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據祖令當行。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亦斬爲三段。三世諸佛十二分教。不消一捏。到這裏。設使有萬種功能。亦不能管得。如今人只管轉經。都不知是箇什麼道理。只管道我一日轉得多少。只認黃卷赤軸。巡行數墨。殊不知全從自己本心上起。這箇唯是轉處。些子大珠和尚云。向空屋裏堆數函經。看他放光麼。只以自家一念發底心。是功德。何故萬法皆出於自心。一念是靈。旣靈卽通。旣通卽變。古人道。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若見得徹去。卽是真如。忽未見得。且道作麼生喚作真如。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若識得去逢境遇緣為主
為宗若未能明得且伏聽處分雪竇出眼頌大槩要明經靈驗也頌
云

明珠在掌上上通霄漢下徹黃泉道什有功者賞多少分明隨他去

胡漢不來內外絕消息全無伎倆展轉沒交涉向什麼處伎

倆既無誰休去歇去阿波旬失途魔王尋蹤跡不見瞿曇瞿曇佛眼

咄識我也無咄破復云勘破了也已在一棒一條痕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若有人持得此經有功驗者則以珠賞之他得

此珠自然會用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萬象森羅縱橫顯現此是有功

勲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經此兩句頌公案畢胡漢不來全無伎

倆雪竇裂轉鼻孔也有胡漢來則教你現若忽胡漢俱不來時又且

如何到這裏佛眼也覷不見且道是功勲是罪業是胡是漢直似羚羊掛角莫道聲響蹤跡氣息也無向什麼處摸索至使諸天棒花無

路魔外潛覷無門是故洞山和尚一生任院土地神覷他蹤跡不見

一日厨前拋撒米麪洞山起心曰常住物色何得作踐如此土地神

遂得一見便禮拜雪竇道伎倆既無若到此無伎倆處波旬也教失

途世尊以一切衆生為赤子若有一人發心修行波旬宮殿為之振

裂他便來惱亂修行者雪竇道直饒波旬恁麼來也須教失却途路

無近傍處雪竇更自點宵云瞿曇瞿曇識我也無莫道是波旬任是

佛來還識我也無釋迦老子尚自不見諸人向什麼處摸索復云勘

破了也且道是雪竇勘破瞿曇瞿曇勘破雪竇具眼者試定當看

垂示云一夏嘵嘵打葛藤幾乎絆倒五湖僧金剛寶劍當頭截始覺

從來百不能且道作麼生是金剛寶劍貶上眉毛試請露鋒鋌看

舉天平和尚行脚時參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寬箇舉話人也無

漏逗不少這漢是則一日西院遙見召云從漪鏡鈎搭平舉頭兩

重公西院云錯也須是鑪裏煨過始得劈腹剗心三平行三兩步

已是半前落後。這西院又云錯劈腹刺心人皆喚作兩重公案。平

近前依前不知落處。西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箭前

猶輕後。平云從漪錯錯錯。馬鞍橋喚作爺下領似恁麼。西院云錯

雪上加霜。平休去軒知你鼻孔在別人手裏。西院云且在這裏過夏

待其上座商量這兩錯西院尋常香梁硬似鐵。平當時便行也似

似則似是。後任院謂衆云也須是點過。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

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

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錯爭奈這兩錯何千錯萬

當秋人。荷於宜切水文也

思明先參大覺後承嗣前寶壽一日問踏破化城來時如何壽云利

劍不斬歎漢。明云斬壽便打。思明十回道斬壽十回打云。這漢着甚

歎急將箇歎屨抵他痛棒遂喝出其時有一僧問寶壽云適來問話

底僧甚有道理和尚方便接他寶壽亦打趕出這僧且道寶壽亦趕

這僧唯當道他說是說非且別有道理意作麼生後來俱承嗣寶壽

思明一日出見南院院問云甚處來。明云許州來。院云將得什麼來

明云將得箇江西剃刀獻與和尚。院云既從許州來因甚却有江西

剃刀。明把院手一指。院云侍者取。思阿刺刺。天平曾參進山主

來。為他到諸方參得些蘿蔔頭禪在肚皮裏到處便輕開口道我

會禪會道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人也無。屎臭氣薰人只管放

輕薄且如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未有問答未有公案已前還有

禪道麼。古人事不獲已對機垂示後人喚作公案。因世尊拈花迦葉

微笑後來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云阿難阿難

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利竿着。只如未拈花阿難未問已前甚處得

公案來。只管被諸方冬瓜印子印定了便道我會佛法奇特。莫教人

知天平正如此。被西院叫來連下兩錯直得周樟惶怖分踈不下。前

不構村後不迭店有者道說箇西來意早錯了也。殊不知西院這兩

錯落處諸人且道落在什麼處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天平舉頭已是落二落三了也西院云錯他却不要得當陽用處只道我肚皮裏有禪莫管他又行三兩步西院又云錯却依舊黑漫漫地天平近前西院云通來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天平云從漪錯且喜沒交涉已是第七第八頭了也西院云且在這裏度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天平當時便行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也不道他不是只是趕不上雖然如是却有些子衲僧氣息天平後住院謂衆云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明和尚處連下兩錯更留我度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怎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這漢也煞道只是落第七第八頭料掉沒交涉如今人聞他道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脚被諸方熱瞞不可未行脚時喚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麼用處佛法

不是這箇道理若論此事豈有許多般葛藤你若道我會他不曾擔

一擔禪透天下走破明眼人勘破一點也使不着雪竇正如此頌出

禪家流漆桶過愛輕薄也罵祖如麻似粟滿肚參來用不着只宜有

初悔行脚木行脚已前錯了也踏破錯錯是什麼雪竇已西院清

風頓銷鑠和尙亦須倒退三千始得斯會得許你天下橫行復

云忽有箇衲僧出云錯猶較些子雪竇錯何似天平錯西院又出

奈抱沒交涉且道畢竟如何打云錯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着這漢會則會只是用不得尋常目

視雲霄道他會得多少禪及至向烘爐裏纔烹元來一點使不着五

祖先師道有一般人參禪如琉璃瓶裏搗糍糕相似更動轉不得拌

撒不出觸着便破若要活潑潑地但參皮殼漏子禪直向高山上撲

將下來亦不破亦不壞古人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直饒

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堪悲堪笑天平老却謂當初悔行脚雪竇道堪悲他對人說不出堪笑他會一肚皮禪更使些子不着錯錯這兩錯有者道天平不會是錯又有底道無語底是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這兩錯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是他向上人行履處如仗劍斬人直取人咽喉命根方斷若向此劍刃上行得便七縱八橫若會得兩錯便可以見西院清風頓銷鏢雪竇上堂舉此話了意道錯我且問你雪竇這錯何似天平錯且參三十年

垂示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出世宗猷金玉相振通方作略箭鋒相拄徧界不藏遠近齊彰古今明辨且道是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作家君王大唐天子也合履無憂國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須彌那畔把手共帝云寡人不

會何不領話可惜許好彩不分付國師云莫認自己清淨法身葛藤却有出身處醉後即當愁殺人

肅宗皇帝在東宮時已參忠國師後來即位敬之愈篤出入迎送躬自捧車輦一日致箇問端來問國師云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云檀越踏毘盧頂上行國師平生一條脊梁骨硬如生鐵及至帝王面前如爛泥相似雖然答得廉纖却有箇好處他道你要會得檀越須是向毘盧頂額上行始得他却不薦更道寡人不會國師後面忒煞郎當落草更注頭上底一句云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看他一放一收八面受敵不見道善為師者應機設教看風使帆若只僻守一隅豈能回互看佗黃檗老善能接人遇着臨濟三回便痛施六十棒臨濟當下便會去及至為裴相國葛藤忒煞此豈不是善為人師忠國師善巧方便接肅宗帝蓋為他有八面受敵底手段十身調御者即是十種他受用身法報化三身即法身也何故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據法身則一片虛凝靈明寂照太原乎上座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游方僧即夾山典座在寺阻雪因往

聽講。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典座忽然失笑。孚乃目顧講罷。令請禪者問云。某素智狹劣。依文解義。適來講次。見上人失笑。某必有所短之處。請上人說。典座云。座主不問。卽不敢說。座主旣問。則不可不言。某實是笑。座主不識法身。孚云。如此解說。何處不是。典座云。請座主更說。一徧孚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典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只識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孚曰。旣然如是。禪者當爲我說。典座曰。若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靜室中。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自窮究看。孚一依所言。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鳴。忽然契悟。便去叩禪者門。典座曰。阿誰。孚曰。某甲。典座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半爲什麼。醉酒臥街。孚曰。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日已後。更不敢如是看他。奇特漢。豈只去認箇昭昭靈靈。落在驢前馬後。須是打破業識。無一絲毫頭可得。猶

只得一半在。古人道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但識常寂滅底。莫認聲色。但識靈知。莫認妄想。所以道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達磨問二祖。汝立雪斷臂。當爲何事。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二祖忽然領悟。且道正當恁麼時。法身在什麼處。長沙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歿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如今人只認得箇昭昭靈靈。便瞠眼努目。弄精魂。有什麼交涉。只如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且如自己法身。你也未夢見在。更說什麼莫認。教家以清淨法身爲極。則爲什麼却不教人認。不見道認着。依前還不是。咄。好便與棒。會得此意者。始會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嫌他老婆心切。爭奈爛泥裏有刺。豈不見洞山和尚。接人有三路。所謂玄路。鳥道。展手。初機。學道。且向此三路行履。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洞山云。不逢一人。僧云。如何行。山云。直

須足下無私去。僧云只知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云。閣黎因什麼顛倒。僧云。什麼處是學人顛倒處。山云。若不顛倒。為什麼認奴作郎。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行鳥道。須是見到這般田地。方有少分相應。直下打疊教。迹吞聲。猶是衲僧門下。沙彌童行見解在。更須回首塵勞。繁興大用始得。雪竇頌云。足下無私一作無絲

一國之師亦強名。何必空花水月。南陽獨許振嘉聲。果然坐斷要津。

中難得一箇。大唐扶得真天子。可憐生接得地。曾踏毗盧頂。

上行。天一切。人何不恁麼去。直得。鐵鎚擊碎黃金骨。已在言前。天地

之間更何物。身擔荷。撒沙撒土。全三千利海夜沉沉。封鎖你待入。

鬼窟裏。不知誰入蒼龍窟。三十一棒也。不得。抽了也。還會麼。

法身。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嘉聲。此頌一似箇真贊相似。不見道

至人無名喚作國師。亦是強安名了。國師之道。不可比倫。善能恁麼

接人。獨許南陽是箇作家。大唐扶得真天子。曾踏毗盧頂上行。若是具眼衲僧。眼腦須是向毗盧頂上行。方見此十身調御。佛謂之調御。便是十號之一數也。一身化十身。十身化百身。乃至千百億身。大綱只是一身。這一頌却易說。後頌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須得水灑不着。直是難下口說。鐵鎚擊碎黃金骨。此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忒煞讚歎。佗黃金骨。一鎚擊碎了也。天地之間更何物。直須淨裸裸赤灑灑。更無一物可得。乃是本地風光。似三千利海夜沉沉。三千大千世界香水海中。有無邊刹。刹有一海。正當夜靜更深時。天地一時澄澄地。且道是什麼切忌。作閉目合眼會。若恁麼會。正墮在毒海。不知誰入蒼龍窟。展脚縮脚。且道是誰。諸人鼻孔。一時被雪竇穿却了也。
沉沉 一作澄澄

垂示云。收因結果。盡始盡終。對面無私。元不曾說。忽有箇出來道。一夏請益。為什麼不曾說。待你悟來。向你道。且道為復是當面諱却。為

復別有長處試舉看

巴陵不動干戈四海五湖多少人舌頭落地雲門接人正如他

雲門的子亦各具箇作畧是故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

拔楔這箇話正恁麼地也於一句中自然具三句函蓋乾坤句截斷

衆流句隨波逐浪句答得也不妨奇特浮山遠錄公云未透底人參

句不如參意透得底人參意不如參句雲門下有三尊宿答吹毛劍

俱云了唯是巴陵答得過於了字此乃得句也且道了字與珊瑚枝

枝撐着月是同是別前來道三句可辨一鏃遼空要會這話須是絕

情塵意想淨盡方見他道珊瑚枝枝撐着月若更作道理轉見摸索

不着此語是禪月懷友人詩曰厚似鐵圍山上鐵薄似雙成仙體纈

蜀機鳳雛動蹙蹙珊瑚枝枝撐着月王凱家中藏難掘顏回飢漢愁

天雪古檜筆直雷不折雪衣石女蟠桃缺佩入龍宮步遲遲繡簾銀

簾何參差即不知驪龍失珠知不知巴陵於句中取一句答吹毛劍

則是快劍刃上吹毛試之其毛自斷乃利劍謂之吹毛也巴陵只就

他問處便答這僧話頭落也不知頌云

要平不平夫漢須是恁麼大巧若拙不動聲色或指或掌看果然

是倚天照雪則觀着大冶兮磨礪不下更用煅煉作什良工兮拂

拭未歇人莫能行直饒三千將別別咄有什麼別珊瑚枝枝撐着月

三更月落影照寒潭且道向什麼處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古有俠客路見不平以強凌弱即飛劍取强者

頭所以宗師家眉藏寶劍袖掛金鎚以斷不平之事大巧若拙巴陵

答處要平不平之事為他語忒煞傷巧返成拙相似何故為佗不當

面揮來却去僻地裏一截暗取人頭而人不覺或指或掌倚天照雪

會得則如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古人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

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此寶劍或現在指上忽現掌中昔

身藏藏藏藏

曰慶藏王說到這裏。豎手云。還見麼。也不必在手指上也。雪竇借路經過。教你見古人意。且道一切處不可不是吹毛劍也。所以道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屣夜塘水。祖庭事死載孝子。傳云。楚王夫人嘗夏乘涼。抱鐵柱感孕。後產一鐵塊。楚王令干將鑄為劍。三年乃成。雙劍一雌一雄。干將密留雄。以雌進於楚王。王怒。即收干將殺之。干將知問群臣。臣曰。劍有雌雄。鳴者憶雄耳。王大怒。即收干將殺之。干將知其應。乃以劍藏屋柱中。因囑妻莫耶曰。日出北戶。南山其松。松生於石。劍在其中。妻後生男。名眉間赤。年十五。問母曰。父何在。母乃述前事。久思惟剖柱得劍。日夜欲為父報讎。楚王亦募覓其人。宣言有得眉間赤者。厚賞之。眉間赤遂逃。俄有客曰。子得非眉間赤邪。曰然。客曰。吾甌山人也。能為子報父讎。赤曰。父昔無辜。枉被茶毒。君今惠念。何所須。邪客曰。當得子頭并劍。赤乃與劍并頭。客得之。進於楚王。王大喜。客曰。願煎油烹之。王遂投於鼎中。客詒於王曰。其首不爛。王方

臨視。客於後以劍擬王。頭墮鼎中。於是二首相齧。客恐眉間赤不勝。乃自刎以助之。三頭相齧。尋亦俱爛。楚川本無此一段雪竇道。此劍能倚天照雪。尋常道倚天長。劍光能照雪。這些子用處。直得大冶兮磨礪不下。任是良工拂拭也。未歇良工。即干將是也。故事自顯。雪竇頌了。未後顯出道別別也。不妨奇特。別有好處。與尋常劍不同。且道如何是別處。珊瑚枝枝撐着月。可謂光前絕後。獨據寰中更無等匹。畢竟如何。諸人頭落也。老僧更有一小偈。

詒音符欺也

齧倪結切噬也

萬斛盈舟信手拈
拈提百轉舊公案

却因一粒甕吞蛇
撒却時人幾眼沙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終

後序

雪竇頌古百則。藜林學道詮要也。其間取譬經論或
儒家文史以發明此事。非具眼宗匠。時為後學擊揚
剖析。則無以知之。

園悟老師在成都時。予與諸人請益其說。師後住夾
山道林。復為學徒扣之。凡三提宗。語雖不同。其旨
一也。門人掇而錄之。既二十年矣。師未嘗過而問焉。
流傳四方。或致蹉駁。諸方且因其言。以其道不能尋
繹之。而妄有改作。則此書遂廢矣。學者幸諦其傳焉。
宣和乙巳春暮上休。罕人關友無黨記。

重刊園悟禪師碧巖集疏

雪竇頌古百則。園悟重下注脚。留示叢林。永垂宗旨。經也。學人機鋒捷出。大慧密室勘辨。知無實指。毀梓不傳權也。此書諸佛正眼。列祖大機。兩經鉗鈕。一無瑕類。茲欲與大慧長書並駕。同園悟心要。魚行揭果。日於迷途。指南鍼於慧海。快然一觀。開彼群愚。相與圓成。不無利益。幸甚。

右伏以。十七歲便悟雲門。睦州可道。是口頭三昧。二百年不見碧巖雪竇。忽遭渠手下。一文忽忘。得片冶裘箕。莫斷却兒孫種草。隨人去脚。跟後轉誰。下得鈎龍鈎。有箇具眼。目底來。不看作繫驢。極此事當如後。俞他時。自會筌忘。家々門戶。透長安。前者乎。後者德。種々因緣。歸大數。昔之慶。今之興。莫恠山僧口多。終是老婆心切。不續東土書。安知西來意。重興一代宗風。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便有十分消息。持同文印。續無盡塔。謹疏。

今月 日 疏

圓悟老祖居夾山時。集成此書。欲天。後世。知有佛祖玄奧。豈小補哉。老妙喜深患學者。不根於道。溺于知解。由是毀之。謂其父子之間。矛盾可乎。今喁中張居士。重為板行。果何謂哉。覽者宜自擇焉。大德壬寅中秋。位天童第七世法孫比丘淨日拜手謹書。



園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一百則。剖決玄微。抉剔
幽邃。顯列祖之機用。開後學之心源。况妙智虛凝。神機
默運。晶旭輝而玄扃洞照。圓蟾升而幽室朗明。豈淺識
而能致極哉。後大慧禪師。因學人入室。下語頗異。疑之
纔勘。而邪鋒自挫。再鞠而納款。自降曰。我碧巖集中記
來實非有悟。因慮其後不明。根本專尚語言。以圖口捷
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然成此書。火此書。其用心則一
豈有二哉。嶠中張明遠偶獲寫本。後冊又獲雪堂刊本
及蜀本校訂訛舛。刊成此書。流通萬古。使上根大智之
士一覽而頓開本心。直造無疑之地。豈小補云乎哉。延
祐丁巳迎佛會日。徑山住持比丘帝陵拜書。以為後序。

儒門子貢。極有功於東家。聖人藉令良馬。見鞭影而奔。皆如瞠若。平後
之顏子。吾聖師遊乎何言之天久矣。靈山會上。四衆海集。世尊拈花。宗旨諸
人罔措。獨迦葉尊者。微為之破顏。與吾教中一唯之外。口耳俱喪。同一
頓徹懸悟。當時曾忝不直下。剖擊忠恕之祕鑰。豈惟門人之惑。滋甚千
載之下。何以祛一貫之迷雲乎。異時成都佛果園悟老禪。笏夾山丈室。
拈提雪竇頌古百則。其大弟子果上座。懼學人泥於言句。辜負從上諸
祖。取老和尚舌頭一截。併付列焰煙。而颺之。拉搥堆。自以巨壑太虛。投
置毫滴。如古德德山。賣美油糠。婆前此疏鈔。已埃冷而無餘矣。野火燒
不盡。春風吹又生。花落碧巖陽坡。如繡。歷過去劫。死灰復然。不知何許
許多葛藤。一一從嶠中張居士手栽。無影樹子上。全體敗露。直得般若
無說。諸天雨花。百七十八十年。衲僧暮地。橫穿鼻孔。從前不曾嗅底寶熏。
一旦水湧雲蒸。於八万四千毛孔。悉普悉徧。可謂甚深希有。難值難遇
之事已。而居士二子得心疾。或謂勤竇經。果上座燬板。居士不當拾遺

而日月光景之故。受如是報居士者疑其說以質於予。謂園悟門人

人人而果上座碧巖自碧。何得有說。果上座見月七指。遂乃追元古佛。

毒燎亘天。倒却刹竿。不放一綫。彼未嘗識月者。誰將乘一指而示之。或

者又謂果上座火。此書盟之社鬼者。深重居士二子之患。正坐此。予謂

當果上座灼然。素炬時。煉得故紙通紅。何緣密室通風。老勤巴命門舌

根。別自有不壞處。一星迸散。明月空山。張居士那裏得這消息。來把天

然一段西蜀錦機。依舊織作舊日花樣。意者主林神陰為之地。訶護至

今。料合是此書合出世。曰緣時節。清涼池上。針芥相逢。則書寫讀誦。為

人演說之功。應獲殊勝福德。何況金石刻鏤。展轉流布。居士二子之心

疾根本。本不在此。客作漢。妄以情識卜度居士緣。其目前不足計。拔之

禍福。亦以情識卜度之。是相隨赴火坑也。豈不冤哉。冥驗記沛國周氏

三氏並瘖。一日有客造門曰。君可內省宿愆。忽猛憶兒時見燕窠。三子

伺其母出。各以一簇藜吞之。斯須共斃。母還悲鳴而去。常自悔責。客曰。

君既知悔責罪。今免矣。三子即皆能言。然則居士二子之病。風喪心。得

粟老人馮子振題

碧巖集行于世者數版卷套多到上學徒盛後非便也故予欲成小字縮行省紙冊有年所矣安政丁巳秋篤信檀士戮力捨賤喜資土木即命剞劂氏事既竣焉喜捨刊梓製本賤價固予初志也若夫碧巖曲節先哲序跋善美盡予何言乎簡省刻成故書詹玄於策端爾安政六年歲在己未秋七月初吉
 教住華園玉桃菴主萬寧玄彙敬識



濃國 秋水源徽百拜謹書



全 明治廿七年六月廿二日印刷
 全 年六月廿八日發行

發行者

河村泰太郎

京都市上京區木屋町通二條下ル
 東生洲町二十番戶ノ内一號

印刷者

太田多藏

京都市上京區木屋町通二條下ル

發行所

一切經印房

大 賣 所

京都 出雲寺文治郎
 全 河合卯之助
 全 大谷仁兵衛
 全 小川多左衛門
 全 興教書院

東京 森江佐七
 全 鴻盟社
 全 出雲寺萬治郎
 全 名古屋三浦兼助
 全 梶田勘助

圓覺句釋正白	六冊	金一兩廿錢
金剛疏記會編	十冊	金一兩五十錢
楞迦參訂	四冊	金一兩
五燈會元	廿冊	金六兩
五燈嚴統	廿冊	金六兩
護法錄	五冊	金一兩五十錢
心學道話叢書	一冊	金十五錢 郵稅四錢
百哲詩藻	一冊	金五錢 同二錢
慷慨家詩集	一冊	金二十錢 同四錢
歌ノ劔舞法	附劔舞歌集 一冊	金十錢 同二錢
普門品略解ノ圖	各一枚 代金一錢	八厘 郵稅二錢
西國三十三所略解ノ圖	百枚	金一兩五錢 郵稅十錢
釋尊御一代記ノ圖	十枚	郵稅十錢
弘法大師御一代記ノ圖	十枚	郵稅十錢
隱元國師御一代記ノ圖	十枚	郵稅十錢
十六善神其他佛画御肖像画應御好		
楞嚴經文句	十冊	金二兩
法華會儀	十六冊	金三兩
法華輪貫	一冊	金十五錢 郵稅四錢
法華釋義	一冊	金十五錢 同四錢
法華綱宗	一冊	金十五錢 同四錢
看命一掌金和解	一冊	金十五錢 同四錢
南屏燕語	二冊	金廿五錢 同四錢
歐蘇手簡	二冊	金三十二錢 同六錢
承陽大師御一代記ノ圖	附劔舞詩集 一冊	金十錢 同二錢
全大形	二枚	五厘
円光大師御一代記ノ圖	三枚	五厘
十六善神縮密ノ圖	七厘	同二錢
全心經入	五厘	同二錢
十三佛縮密ノ圖	七厘	同二錢
釋尊二祖承陽縮密ノ圖	五厘	同二錢

